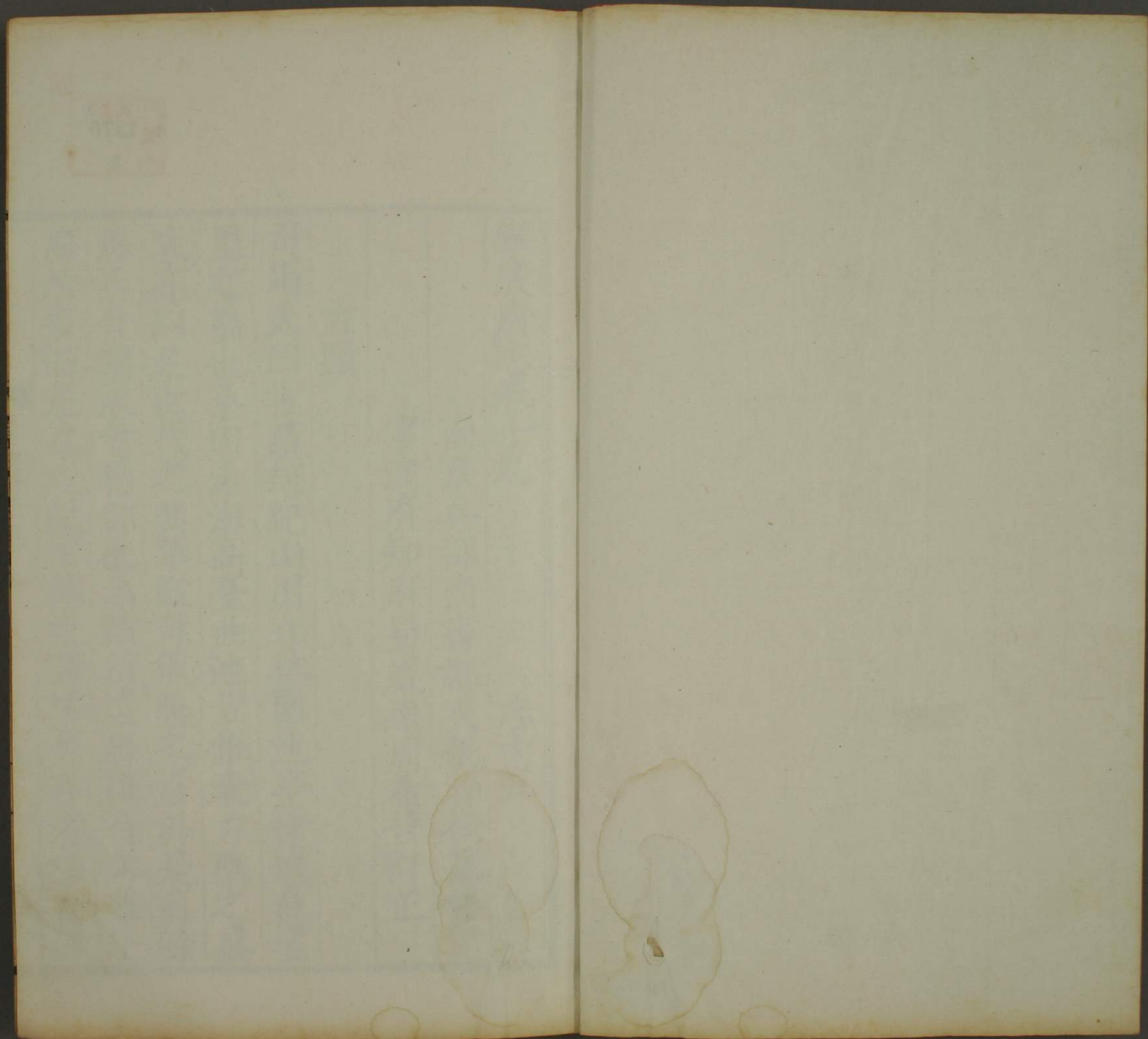


特別  
ル5  
1570  
8





特

1570  
卷 8

寧波府志卷十九

志十五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古蹟

司馬氏曰古蹟何紀山川丘林園池亭榭城邑宅  
里之屬也桑田滄海高臺曲池豈惟表方隅之盛  
衰亦以見世代之興革徵奇獵異之彥於是  
有餘思焉吾寧故會稽部也禹蹟所遺班班可考  
雖圯廢居多而楚丘之賦黍離之詩槩有存者  
弔古者



試一覽睹能無躍然於衷乎

鄞

古鄞城本漢縣廢城在今縣之南故白杜里有鄞城山

鄞城在鄞縣東三十里漢鄞縣治又名官奴城舊志光武為賊所敗因耕田奴獲免後議賞問欲何官奴云欲鄞縣令故名

句章城在今慈谿城山渡之東春秋時越王句踐所築其曰城山以句章之城在此山也劉宋武帝

討海賊孫恩改築於小溪鎮故名其江曰鄞江名其鄉曰句章圖經所載句章城在鄞南六十里是也故吾郡有兩句章遺址俱存

東甌漢嘗封閩越王為東甌王後漢志永和三年以章安東甌鄉為縣晉太康記云東甌即鄞南之回浦鄉

甬東即越王欲遷吳王之地賈逵註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是也

西湖十洲府治西南一里許宋元祐癸酉太守劉

理因月湖之舊而疏浚之復仍其積土廣為十洲

隨景命名曰花嶼曰竹嶼曰煙嶼曰芳草洲曰芙

蓉洲曰菊花洲曰柳汀曰雪汀日月島曰松島時

舒亶為之記其畧曰

湖在州城西南隅南隅久廢獨西隅存焉南北三百五十

丈東西四十丈周圍七百三十丈有奇中有橋二絕湖而過日憧憧天禧間直館李夷庚之所建也

僻在一隅人跡罕至嘉祐中錢君倚復新之橋凡三十丈橋東西有廊凡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衆

樂深廣幾十丈前後有廡左右有室環亭以為島嶼植花木遂成勝槩方春夏時士女相屬歌吹無

虛日亭南小洲舊有屋數椽僧定安棲焉後浸廣以為僧院名曰壽聖其西又有佛祠四其北有紅

蓮閣大中祥符中章郇公嘗侷是州實創之嘗聞父老言明為州瀕江而帶海其水善洩而易旱稍

不雨居民至飲于江是湖之作南引它山之水以備旱熙寧中歲大旱闔境汲湖而竭乃又穴為井

置廬以守勤令虞太寧記之刻石于壽聖院錢侯距今幾三紀湖輒浸廢不治其亭南既堤以為放

生池瀕湖之民綠堤植菱芡之類至占以為田淤沒幾不容舟元祐癸酉劉侯純父來守是邦適歲

小旱乃一切禁而浚之增卑培薄環植松柳復因其積土廣為十洲而敞壽聖之閣以其名之蓋

四明之景物具焉時元祐甲戌三月也劉倡為十洲詩而舒屬和之具列于左淺深豔冶媚春枝帶

露臨風不自持水上紅雲真縹緲多才却憶退之詩暖吹紅紫上青枝掠水風烟巧事持蜂蝶鷓鴣

各芳意錦囊消得探春詩右花嶼春水池塘空蕙苒長安古道倍依依爭如綠向芳洲上不怨王孫

去未歸小雨如酥露乍晞嶼花汀柳自相依畫橋不礙尋春屐誰傍烟波拾翠歸右芳草洲古渡隋

堤千萬縷年年折盡最長條誰知烟雨汀洲晚閒舞東風拂畫橋困倚滄波綠動搖冷烟疎雨共蕭

條誰將輕薄嬌春態強拂人頭向市橋右柳汀翠  
 雲搖曳波心起清影扶疎月際來結實終期丹鳳  
 至虛心聊映小桃開欲問葛陂安在哉端疑波底  
 化龍來子猷此典君知否小徑何妨傍竹開右竹  
 嶼開伴晚雲籠淺瀨半和秋雨幕寒沙莫教散入  
 滄溟去却恐能迷老釣槎漠漠寒蘆不見花暗藏  
 鷗鷺啄晴沙暖風吹起渾無定半落僧窻半落槎  
 右烟嶼翠幄臨流結絳囊多情長伴菊花芳誰憐  
 冷落清秋後能把柔姿獨拒霜照水枝枝蜀錦囊  
 年年澤國為誰芳朱顏自得西風意不管清秋昨  
 夜霜右芙蓉洲金藥寒香冒雨開清奇標格絕纖  
 埃休嗟不及東籬下也有幽人載酒來懶對陶家  
 酒甕開東籬寂寞夕風埃會須結取登高客折上  
 龍山醉帽來右菊花洲衆樂亭前月滿洲雨餘風  
 靜正中秋桂花冷射千尋碧十頃湖光爛不收何  
 人騎鶴上瀛洲清影明波正九秋吹罷玉簫端不  
 見滿空桂子有誰收右月島六出花輕巧剪裁瑤  
 林玉砌映高臺水澌四面寒光合疑有飛仙月下

來點柳粧梅不暇裁平波直擬涌瑤臺釣磯葦岸  
 知何許幾誤漁舟夜半來右雪汀恥隨楊柳嬌春  
 色厭近芙蓉渠迥暗香直榦凌霜終偃蹇願為一柱  
 壯明堂亭亭古榦對滄浪雨洗風飄老吹香晚歲  
 何人同寂寞水西我  
 有讀書堂右松島

**蔣家花園**府治東南蔣曉建今廢王亘有詩採蓮  
 橋下

路皂蓋拂雲來塵壓隨軒雨風生避暑臺酒綠  
 佳客盡花為使君開共話西溪舊相忘此日杯

**倪家花園**府治北倪萬戶建今為蓮塘柳岸人家

**楓源洞**在帥府後圃之北今改為海道司中有佳趣亭集

**春亭**容與亭悉繚以步廊雖雨雪不妨行樂宋韓

**璉**建後燬于兵燹至今猶稱楓源洞云

王駐洋府東五里洋為鄞江巨浸入于海相傳宋高宗南渡時駐蹕江上由海抵台故名王駐洋俗呼王市洋

下番灘府東一里為鄞江之灘故老云勝國時諸番互市于茲因以得名

顏公渠去郡三里桃花渡東北壤接定海元河久堙數歲僅一登民甚患之淳祐間顏頤仲來守明浚渠六十里設堰閘以時蓄洩至今民享灌溉舟楫之利故名為顏公渠云

蜃池一名蛟池在郡治之西北隅故老云嘗有蛟自江來窟於此人患之故傍立飲飛廟以鎮焉按寶慶志載城中既有日月二湖又鑿此池潴水以備旱時為居民所侵堙塞無幾距今又百餘年民建僧菴于池上統以廊廡內設石欄甃砌以汲祗成一小沼而已

放生池府東南四十里唐大曆中棲真寺僧所鑿久廢宋熙寧元年復其舊熙寧七年太常奉禮郎監市舶司錢塘沈遼記之其畧曰

隱學山之棲真寺有放生池在

錢湖之陰其流西出而南匯其為浸三百畝唐大曆時弘教詮師修行所也其徒為之池既詮師入寂徒亦散去而寺與池尋廢熙寧元年太常博士張岫為令復厥故址聚十方僧眾以寶雲修公主之後三年黃頌益辯正其地之四隅為立石表焉逮今光祿丞虞大寧乃白於州州為出檄復之

**梅墟府東北三十里**世傳大梅山有梅甚巨稱為梅龍孫權伐而三之一登會稽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于上忽夜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翼日見梁上水淋漓尚雜萍藻始驚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一障鄞江它山堰長三丈許去岸數丈昂首擎其堰或又誤傷之輒流丹不已

歲久不朽大水亦不漂又名斷水梁一飛入定海江中橫亘成墟故曰梅墟一曰梅塘渡一曰上梅下梅或云飛入餘姚燭谿湖鄞白巖奉化分水岡谷有梅枝封護聖寺故有梅核一巖可容粟一十正德間被盜去云梅子真隱于此山石洞仙井藥鑪丹竈猶存巖上有梅仙巖三字

**太白莊**舊名太白樓府東五里元學士程端禮與弟端學改為讀書莊即宋守胡桀所建樓也程沒莊圯至正間象山學教諭張原楷僑居于茲復名

**太白樓**尋廢遺址尚存寶慶志載浮梁之東二里義田莊府治西望京門內宋淳熙時汪莊靖公大猷倡義以立樓宣獻公鑰記之其畧曰

四明鄉誼最重薦紳  
幸布序必以齒歲時往來少長有倫承平時久齊國公以列卿領畫繡義襟素高卹孤濟急不遺餘力厥後外祖少師汪公太師史文惠王舅氏尚書暨鄉之先達與我諸父相繼主盟此風不墜淳熙中故龍舒乘沈叔晦煥請于文惠王曰隨時拯卹其惠有限吾鄉以清白相厲其能稱物平施者蓋



可數矣蓋用會稽近比為義田之舉乎王隲其言與吾舅謀以倡率諸好事者於是或捐已產或輸財以買又得撥助之田合五頃有奇歲得穀近六百斛米三之二買田作屋十五楹於郡城西望京門內扁曰義田莊推爵齒之高而有幹力者提其綱仕而家食者一人司其出納及凡莊之事凡仕族有親喪不能舉孤女不能嫁者投牒于郡參稽而次授之始於淳熙之改元且將二紀矣舅氏既薨諸賢以鑰聞居猥以見命逮起於掛冠而後他屬邵武使君高裕如樂平丞袁木任其事信義素著不市私恩所入加多而被惠者衆先是以田數序引登諸石猶慮無以傳遠俾鑰記之鑰念昔先太師岐公嘗命鑰書范氏義田記于座右欲增益揚州伯父義莊以及宗族清貧終身志卒不贖今鄉之此舉無間親疏甚盛美矣文惠有言曰是田之設非止濟人之急將以崇廉恥之風使從官者清白自持為士者專意學業人知其所恃不泯喪素節以為子孫計庶其俱為賢者之歸繼自今富

者樂施貧者安分與者不以為恩受者不以為幸有餘則加益焉不得已而後求焉共守規約以無負先生諸公之意而後可以久矣凡我里士尚勉之哉

**梅莊**在槐源洞之西北今廢

**老香堂**在府治後面北植桂百本取山頭老桂吹古香之句以名宋大使丞相吳公潛判慶元時建

今廢

**蒼雲堂**郡囿之北有古檜數本奇甚既圯不治大使丞相吳公潛輦石增舊規擇空地以檜補之搜蒼雲舊扁猶在乃前守章大醇建而歷陽張即之

書

錦堂余天錫典鄉郡名

清署堂亦天錫建

鄮山堂鎮海樓北前有方池周彥邦建

九經堂宋淳化中詔頒九經太守陳充作堂於治之東以藏之既廢元祐五年太守李閱重建因記

之其畧曰

上即位之明年九月月閱自虞部郎中乞守茲土乃得毫又明年十月自毫被命來領郡事一日會賓客于東園之嘉燕堂其北有遺址焉問諸老吏云九經堂基也舊記在焉滌而觀之乃殿中丞陳侯充之文也陳侯當淳化二年蒞此方太宗皇帝詔以九經賜荆楚湖湘江吳杭

越閩中嶺外諸郡而明預焉陳侯戾止見所賜書咨嗟怵蹈戴仰天子之休遂飾廣廈以藏之名曰九經堂自淳化二年迄于今纔百年而九經散失無存明之衣冠不復有知者堂亦廢而草木蓊蓊矣乃率入官之棄材鳩無用之軍工鑿沼畚土增高舊址如臺而新之且購九經真其間使士民復見太宗之遺訓與陳侯經始之迹而時與士大夫游焉又命胡幹化序而賦之其詞曰於鑠哉皇帝即位之二年也景星明慶雲翔日月耀虹蜺藏風威百蠻鏡照四方乃眷四明位于東南之陽負溟渤控扶桑倚巨鎮吞長江規圓杯浮奠乎中央睿澤弗渥淳風未揚命李侯兮守是邦虎符東分赤散載佩縹金輓以為車擁紅旌而為蓋介節俊厲英風爽邁悍卒武夫氣奪而蒐散老姦宿賊星分而蟻潰布冬日之愛戢秋霜之威畝不輟耒室無停機鳴絃乎千室安瀾乎四陲宣化承流若時覆載民無札瘥物無疵癘甘雨飛兮綠野祥雲擁兮紫塞簡書既靜罔固既空我職既修我民既同乃

乘雲車控玉驄擁堅甲攢奇鋒金鱗耀而月彩煥  
兵氛凜而霜雪濛介乎譙門之南入乎樵源之東  
冲融窈窕兮紛烟雲之橫驚突兀腫隴兮森觀閣  
之相重迥風露以為樓兮來空翠於羣峯呀泉脉  
以為池兮落天鏡於空中孤亭突波兮汗層嶷之  
飛鯨橫橋挿天兮亘綵錯之鮮虹集余亭兮侯弓  
侯矢升余堂兮載笙載鏞霧擁雲隨高車載馳採  
三老之遺言升九經之故基覽遺迹之長存悼前  
人之莫追拂綠苔於砌石弔遺言於折碑春風乍  
驚兮飄荒烟之綿綿落日夕映兮動芳草之離離  
鸞鳳矯翅兮紛鬪戰之螻蟻虎豹潛形兮聚群嘯  
之狐狸乃謀乎卜筮考乎蓍龜測日月之瑞方究  
星宿之躔維踐層巒以眦高浮踈川而相卑軋地  
軸以盤根麾天倪而創規均四氣之和卜三農之  
隙不家至而申令因子來而為役搜扶乎蒼莽之  
野探窮乎茫洋之澤剔土髮以為材琢山骨以為  
石運斤成風乃紀乃綱累以刻層承以平堂建以  
雲楣投以虹梁棟上極楹四旁擁雙闥開六窻鏤

窠山繁華懷翼張重簷鴻鸞雕栢龍驤四字廠兮  
飛鸞舞鳳果恩麗兮垂纓布璫玉題朝煥兮規日印  
月皓壁畫鮮兮凝脂截肪古礎平平兮瓊瑤鍾潤  
碧瓦鱗鱗兮結綠含光近而視之星輝而霞燦遠  
而翹之烟飛而霧揚大創崇基弗冗弗長宏規偉  
度既麗既壯亘風震之表兮插雲霓之間橫八維  
之春兮扼四方之吭辯山川之殊形區邇遐之異  
類絡阡陌之縱橫分郊原之向背縞練橫兮長  
江晚轉菱花斜判兮平湖亂漲淒風送響兮日墮  
瑤海澹露含輝兮月湧烟嶂暖浮畫棟兮春雲靄  
靄清泛玉琴兮炎薰盎盎香風滿地兮落金波之  
桂子素影橫空兮凍銀潢之雪浪於是點翠幕張  
紅筵飛錦書聘羣賢收浩景於雲間弄天風於日  
邊烟斜霧橫麾節行焉雷走雷旋軒車至焉和鸞  
雍雍衆賓集焉玉佩鏘鏘太守揖焉蘭馨桂烈衆  
饌陳焉鳳肅龍驚衆樂作焉於是秦國公子以辯  
為喜瞪目而視捉襟而起揖晉都先生而語曰昔  
江南太守典洪都之新府修滕王之故事合樂大

饗郡賢畢至使王勃賦之侈廣其意傳流潤色承  
以不墜亦可以贊刺史之遺德揚當世之盛美者  
矣今先生電掩長舌星垂方瞳筆動長鯨氣吐秋  
虹升高堂集郡公適清宴之未闌仰流景之方融  
亦可以踵前世之遺芳揚前人之素風乎先生悠  
然而笑曰然乎哉昔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四海文  
明鑒乎太清地不愛其寶天不愛其靈使神龜出  
洛負書而行伏羲得之網羅造化包括堪輿融結  
山川吐納風霆制爲八卦分爲四營布六爻之縱  
橫規兩儀之降升文王繇之而其道悉備仲尼翼  
之而斯文大成蓋取乎道之爲妙是謂乎易之爲  
經斷三皇始五帝上逮乎夏商之統下及乎秦周  
之系典謨貢範訓誥命誓陳禪遜之紀綱列君臣  
之分際軌五行之變化位九州之形勢足以扶天  
地之運開日月之蔽流睿澤於天下鞏皇圖於千  
世孔壁藏之而簡編弗墜伏生誦之而典章次第  
蓋取乎事之遺跡是謂乎書之爲制堯老黃童小  
夫賤工或去國之大夫或列位之三公覽時事之

與廢觀盛德之形容情態交乎前美刺興乎中詠  
山川之高深記草木之纖穠測方軌以下申摩圓  
清而上通蓋取乎譎諫之義是謂乎古詩之風秉  
素王之符抗元聖之辯提褒貶之雄柄揭賞罰之  
大本鬱者必發微者必闡亂者必削惡者必翦紀  
之以歲月分之以晦旦文之以禮樂飾之以誅勸  
扶日月而上出漲江河而東轉蓋取乎紀事之實  
是謂乎春秋之典下採成周上追陶唐揚列聖之  
素風擷前人之遺芳其制禮也措三百以提經其  
辨儀也周三千而布綱其設爵也建六官而等位  
其列土也面五侯而內王朝覲宗遇所以交諸侯  
而揖賓客冠婚祭祀所以會男女而寧死喪俎豆  
籩鼎所以辨彝儀而昭物軌犧牲粢盛所以享上  
帝而薦先王陶匏笙箏所以洽淳風而導和氣圭  
裳冕弁所以祀清廟而朝明堂此二禮之垂經所  
以器範而川防隨流揚波鉤玄貫理喉襟大道之  
要羽翼仲尼之旨或先經而始事或後經而終義  
或依經而辯理或析經而合異微而顯兮如長雲



寬賦堂縣宅左面東宋紹興二十六年鄞令周興

亭重建桐鄉朱翌記 琴堂寬賦堂北令王燁建

清心堂縣宅東北園中西南瞰蓮池面丞廳宋紹

興二十五年令吳泰初重建王子鳳成之

眾樂堂一名眾樂亭府治西南月湖中今為四明

驛丹陽邵亢記之其畧曰 明治故鄞瀕海之都厥

漕河以入于城吳越肇國茲為輔州湖枝于河蓋

數百畝中為亭觀卉木洲嶼至于今圯廢鮮有存

者維時錢君來此邦邦之人曰維政刑毋枉于直

曰維教化日遷于良山樵水耘濟之阜安陶然太

和歲以有年邦人怡怡並尋于娛君曰從事與是

同好近而勝者莫湖先焉闕者闕之窪者窪之昔

賦吏租削而捐之周為飛梁以通往來合為夏屋

鱗舒翼開遠嵩近峯烟轟雨青水流廷階激激有

聲君曰從事蓋往落之荷房芰盤鳧飛鵝翻飄颻

滿前凡州之人月惟暮春聯航接艦肴酒筦絃來

游其間環隄徜徉風于柳楊夕以忘還明人之憂

惟使君是求明人之樂惟使君是度樂乎樂而不

與人同樂安在其為樂哉它山之石以鑱以刻以

告後人尚識其畧時熙寧二年也王安石有詩曰

使君幙府開東部名高海曲人知慕艤船談笑政

却成洗滌山川作佳趣平泉浩浩銀河注想見明

星弄機杼載沙築成天上路投缸為橋取孤嶼掃

逸老堂眾樂堂南紹興十四年莫將建以祀賀知

章今改為四明驛將為之記其畧曰予嘗論疏廣受借傳皇太

予一日俱上疏乞骸骨揮金潔身於宣帝之時而龔勝薛方乃以哀鳴就死欲全節於新室居攝之世管寧抱道懷寶投迹海表終身不見曹氏父子而張翰顧榮乃以秋風蓴羹酣飲謝事欲求免於太安四王用事之日其識相去遼邈矣蓋自漢晉以來至唐得二人曰賀季真李太白天寶初召見金鑾殿供奉翰林嘗醉賦詩無留思帝愛其才許高力士適其詩激楊貴妃不得官懇求還山帝賜金許之益放情江湖間終其身季真開元十三年為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宰相源乾曜張說夸其兩命之榮明皇自為贊賜之肅宗為太子遷賓客授秘書監天寶初一病遂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剡川以居初二子為帝所知時李林甫方相羅鉗吉網毒痛天下以太白之風標清粹顧不減盧絢季真風流文章豈在李邕裴敦復之下幾何不遭其誅鋤乎鳳凰翔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雲

鵬已游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二子之識所以絕人遠甚季真于長安一見太白呼為謫仙人而太白在金陵送權昭夷亦曰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予為謫仙人蓋實錄也予為明州一年得湖上第地為堂以太白所稱季真之名榜之曰逸老并繪季真之像於堂上尚友千載鳳藻需觴而想遺風焉昔通和先生祖貫子元元和巳亥嘗遇季真授以至訣言季真得攝生之妙近數百歲不死負笈貨藥如韓康伯近於天台上升徧於人聽則季真果仙去無疑予聞仙人左元放許宣平每往來九仙城陽山中蔡經仙人去亦十二年一至其家得道者或未能忘其鄉里至開慶元年觀文殿大學士判慶元軍府事吳潛重建自為之記其畧曰逸老堂者紹興十四年郡守莫侯將所創并為文以記之者也其義蓋摘李太白所云四明逸老賀

知章之語按賀公字季真唐開元十三年為禮部  
侍郎集賢院學士肅宗正儲副授秘書監太子賓  
客天寶初移疾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剡川居焉  
劉隸越勤故越封部公亦自號四明狂客故侯締  
堂妥靈於是邦之月湖且合太白而紀之然太白  
初見明皇倨傲鮮腆待高力士輩若奴僕其氣真  
可以揮斥八極驅役羣動而其末也乃陷於永王  
璘之黨季真遭時遇主彈指可都顯位忽飄然引  
去蓋肅宗之人品已瞭於季真胷中矣使相與終  
始則靈武之事犯父子之大倫季真亦將不能逃  
萬世之責易曰知幾其神季真有焉又豈止於蟻  
矐富貴涕唾卿相而已哉是堂之建殆今一百十  
五年矣屋老圯壞幾無存者予領郡之三年始克  
鼎新之規模宏敞視昔稍異乃求季真之像於越  
繪而龕之且誅以詞述以贊用詔永久俾邦  
之人上景清風而企芳躅或少裨於風教云

錦照堂月湖南樓異建趙子瀟更名為竹洲丞相

史公浩嘗讀書其中改真隱觀今改為晏公廟

孔夫講堂去郡城東五里元學士程端禮與弟端  
學建以祀夫子羣弟子講學于中今廢俗呼為孔

夫塘港非是

鎮海樓在府堂之東偏宋寶慶二年太守胡榘建

丞相吳潛有詩

明秀樓清心堂西韓璉建

甬江樓府治東南靈橋門裏宋楊芾建呂祖儉記  
之其畧曰船務東負郡城乾道之元監務事楊芾  
仲章建樓於其上距今二十年而樓名



未立且蕪穢弗治通守丹陽蘇公實臨船事暇日登城而望覽其山川之勝而一新之因名以甬江庶幾表賢存舊後來者猶有攷焉

雙瑞樓春風堂南宋程覃作郡時建適民以駢幹之粟來獻因而名之

喜雨樓舊子城西南百六十步

瑞光樓郡城南二十里櫟社之陽元末時東甌高明則誠避亂主於沈氏居是樓作琵琶記成時清夜按拍歌舞几上蠟炬二枝相隔光忽交合遂名樓為瑞光云今廢遺址尚存

御書閣宋紹興間教授戴覺重修并記

經綸閣在鄞縣治邑人思王安石即其燕居之所作焉已而圯廢其曾從孫王燁來令鄞重建請徐

度為之記畧曰

故相國荆文王公慶曆中嘗以廷尉評事來為鄞令于時年甚少氣

甚銳而學甚富其志意之所存遠矣叢爾一邑若無足為者日夜孜孜以為民興利除害為事距今蓋一百九年矣而其所以興造之蹟尚斑斑可攷遺民子孫相與傳誦其事指其蹟而懷思之初公既沒元祐中為令者嘗因邑人之思即公燕休之地作為重屋肖公之像而祠之名曰經綸閣中遭兵火久廢弗復紹興二十有四年公之弟校理府君諱安國之曾孫右通直郎燁來蒞茲邑自以獲踵其先世故治為榮規規焉推前人之心以施於治不敢少自怠弛無何邑人安焉相與言曰文公之

德邑人所不敢忘也而公之諸孫復來治我賢稱其家惟是經綸之閣久廢未復其何以示吾子孫而慰吾賢大夫之思乃鳩工聚材而請于太守貳卿王公許焉閱七十日而告訖功凡材斲之費工邑人之直一出於民之願輸而官無所預焉乃為叙能守其家法者也紹興二十五年二月吉旦

宸奎閣縣東五十里阿育王山廣利寺僧建蘇軾

記其畧曰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

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仁宗皇帝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七篇至和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

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食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魏巍仁皇體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道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十洲閣澄輝閣並月湖之濱王巨作十洲詩云山川

如幻閣長秋一島飛來伴九洲不礙漁樵雙槳過何妨羅綺四時遊雲疑泰華分張去水憶蓬瀛散漫浮禁苑未知湖海周鏐作澄輝詩云雄建俯空樂生綃寫取獻中洲鏡月涼魚弄鉤行期分此景家在甬西頭

紅蓮閣在子城西南八十步大中祥符間建

寧波府志卷之六  
一百八十三  
百花臺在桃源洞之前宋曹泳建今為安遠驛

自遠臺在郡治內宋吳潛建上植木香故名

讀書臺宋慶曆七年王安石宰鄞時所築在按察分司北遺址僅存鞠為蔬圃

樊榭在四明山上吳劉綱與其妻樊夫人仙化之地故名事見仙釋傳後唐末高士謝遺塵隱居于此又有鹿亭潺湲洞在焉

更恭亭桃源洞門西北章良朋建前有古檜二株取東坡雙童老更恭之義

占春亭春風堂南顏頤仲建

舒嘯亭鄒山堂前友山亭在府治內俱梁汝嘉

建今改為公宇

傳觴亭更恭亭北夾芳亭真瑞堂東俱鄭單建

迎恩亭待賓亭俱在舊望京門裏

及瓜亭舊子城西南百六十步

會別亭在城西王安石建有詩曰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

借問去何時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  
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欲如此應有重來此  
時處

碧沚亭在月湖中丞相史彌遠建今呼為碧沚菴  
可憇亭府治西宋制帥趙頤仲建

魚熙亭縣治寬賦堂之前今廢

仰高亭令王燁建今廢

環富亭在東渡門外譏征之所宋丞相吳公潛命  
稅官建名取孫興公天台賦以表山海之利云

超然亭在桃花渡造船塲宋監官晁說之建

三江亭郡城東門之北宋天禧中郡守李夷庚嘗  
寓焉紹興間郡守潘良貴重建并記之其畧曰

在浙東最為瀕海宜有瓌奇偉特之觀快登臨者  
之心目予到官二百餘日所向狹陋一日送客至  
東門循城而行大江橫其前羣山拱其外島嶼出  
沒雲烟有無浪舶風帆來自天際又州之井屋左  
顧右眄盡在目中予欣然曰噫嘻此明之絕境也  
於是作亭其上以為郡人遊觀之所江之東舊有  
亭名三江更兵火壞不復存此亭之成盡得三江  
之勝因取其名而榜之亦從父老之願也紹興十  
年正月二十  
十八日記

平楚亭郡城南櫟社之陽在瑞光樓前今水中洲

是也洲當水三合處北通柁源西接它山東南流

入郡城昔人建亭其上扁曰平楚觀瀾今廢處士

沈汴詩云不見平楚亭荒洲但流水  
欲問柁源春夢落漁舟裏

直清亭在縣東四十里明堂巖白雲山下宋天水郡開國公趙與權建於父墓側蓋居水竹之間以是名之理宗御書直清二字以賜與權自爲之銘乳泉亭在直清亭傍趙與權鑿池得泉如乳渾作亭其上因取蘇軾所賦之義名之理宗御書乳泉二字以賜與權自爲之銘

嶧亭自剡溪至此灘磧高險行客往來皆裝束齊

僕射張稷生子於此乃名嶧

出太平寰宇記

知津驛在鄞縣西渡之上初名知教宋丞相吳公

潛改今名廢

煙波館鄞縣東錢湖濱郡守胡榘建

叢碧軒府治後

退軒鄞縣治後令李壽朋建今廢

生明軒在郡治蒼雲堂之右面西下闕方池目前無際大使丞相吳公潛於此翫月故名今廢

四明牕吳公潛增浚舊池跨兩虹于上而闕虛堂于中公謂四明洞天爲石牕此堂戶牖四達遂題斯扁今廢

鄞江書院府治西廢址今為寧波衛

甬東書院縣東三里丞相鄭清之建以祀迂齋先生樓昉歲時行鄉飲酒禮風示里人理宗賜御書額舊在補陀寺側至元二十八年僧撤去教授吳宗彥復立張斌橋左今廢

樾源書院縣西三十里宋鄉先生王說家塾也說嘗教授鄉里三十年神宗御書樾源書院四字賜之因稱樾源先生弟該子瓘珩孫勲咸登進士躋位通顯不負家教云院今廢

鄞山書院縣西五里元大德二年鄉儒趙壽建割

別業一區為祠以祀紫陽夫子蓋其大父岳州善

待嘗從游也學士袁楠記其畧曰粵若古儒先各以方國所尊祭

于學社自漢而降定孔子祀餘悉毀廢世祖皇帝一海宇立胄子學取文公訓註為學制郡縣益尊守而雅行之大德二年四明趙壽請于朝願割田別居以祠名曰鄞山事甫下趙氏已即世未幾成規廢弛大德七年三山林德載奉命祇事覈故整圯寔完寔成又三年俾繫其事于石大德十有一

年仲春朔日記

東湖書院縣東三十里元大曆元年邑士陸蔓祐創奉朱文公至正間編修馬易之重建先賢祠祀

陳文介公以下十人今廢

魯齋書院縣西一里許元浙東道帥鎖南班建以祀文公許衡

菊坡書院縣東三十里宋樞密陳卓建今廢

元帥府元方國珍建正衙今寧波衛是也內衙今為安遠驛右置花園古石嘉木高臺曲池至今尚

存改建市舶提舉司國珍又建萬戶府在譙樓之西北今為鎮撫司別建第二府居其仲弟即鑿橋

東萬指揮衙洪武初信國公嘗駐節焉建第三府

于史丞相菜園居其從弟今為李齡指揮宅俗稱花廳衙也其第四府居季弟在五臺寺東南後沒

入官至今猶稱四府前

釋迦舍利塔郡東五十里阿育王山廣利寺相傳

如來真身舍利八萬四千塔之一也

慈谿

佛蹟巖縣東北三十五里大蓬山之顛石壁削立

壁間有三佛蹟宛然可見宋周鏐有詩云靈山名大蓬香

水靄簷葡萄龍祇久覆護雲物翳深谷拂衣向劫中神斧斷蒼玉至今天人尊靈跡印金粟頗聞開士

識飛錫隱崑麓坐令湖海間香供走川陸巍巍虔  
報地色相儼金屋緬想舊巾瓶猶能慰心目籃輿  
訪蓮社一笑欣自足撫事動幽尋疇能念榮辱松  
爐裊如見餘力付棋局更覺夢中身翛然百無欲  
千人壇縣西南十五里高數仞世傳秦始皇東遊  
會稽登山望秩求神仙乃命方士徐福立壇祈禱  
因以為名

丹井縣西南三十里至道宮側相傳葛仙翁謝康  
樂修煉之所其色紺碧異常

老尉浦縣西南四十五里夏侯曾先地誌云丈亭  
乃老尉解字故東北有老尉浦

鬪鷄石縣東北三十八里大蓬山間高五丈餘左  
右二崖對峙如鬪鷄狀故名

石硯在縣西南五十里白巖山崖罅間有石硯可  
見而不可得

明恕堂宋雍熙初令李昭文建於治之東廡紹興  
六年令林定更名製錦傍植花木宛然河陽也後

圮元烏馬兒新之扁曰勝覽今廢  
道愛堂在縣治廳東元祐初令崔熙建為燕休之  
所扁曰佐治後圮淳祐初令吳浦重建至建炎四



年曹邵葺之更曰道愛有鄭清之記今廢

清清閣又名清清堂在縣治內宋淳熙中建以縣

令張頴清德名後令黃瓊復新之徐璋為之記其

畧曰余一日過是邑大夫黃公延余一室榜曰清

熟視見平蕪散綠脩竹環翠孤村落照飛烟有無

遠水斷霞白鳥上下余以堂名殆是之謂歟公曰

非也將水禽嘲晰松籟悠揚挺棹絕湖而漁唱間

發牛羊下坡而牧笛孤響有適於耳歟曰非也抑

訟息庭虛退而孤坐琴橫淨几香裊巒爐一慮不

也蓋淳化中有賢令張叔達者綽著嚴明茂昭清

德政施百里而聲達九重壘書敦獎先詔尚存後

人仰其清名慮久而湮也乃建茲堂榜曰清清庶

幾睇仰前軌即不能枕衡並馳抑終不失為自好

者乎予自領邑見其柱礎傾欹棟梁蠹腐因念召

伯之棠尚戒剪敗况棟宇乎遂鳩工掄材為丕新

之不惟不墜前人之志抑將永君子之傳余聞其

言因嗟先王道德之澤熄從仕者多失已於物間

能潔廉自愛有懸魚留犢之操者不務欽尚往往

指誚訾謗惡其異已而黃公獨能遠追前躅嚴以

御吏寬以愛民勤以奉公廉以處已較德計功未

容逸駕余謂東海范孟博少勵清節及出為清詔

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汗吏聞風皆投印綬去

而伯夷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興起噫俾

勤畏堂王中行建

石臺縣西南五十里三層高丈五傍有石人遺跡

尚存

聽香亭縣治東南一名臨香亭紹興中令李炳建  
嘉定十年天台劉燠改曰聽雨堂劉叔溫撰記  
麗澤亭縣治南三十步紹興三十一年令鍾確建  
後圯劉熙重新之

環碧亭縣城北宋乾道中令陳壽彭建

登陸亭一名承流一名艤亭縣東南三里余應春  
重修

攬秀亭縣治後宋紹定元年令周符建

柳意亭縣治北元烏馬兒建于慈湖之嶼

涵碧亭縣東北一里普濟湖中孫智古建

鄰月亭縣東北一里今崔熙建

砥疏亭普濟湖東南堤上咏春亭縣東北一里

俱今王昌年建

濯纓亭縣東南二里回瀾亭縣南十三里俱今

顏仲建

迎麾亭舊名臨清縣西二里今楊原復重建

丈亭館縣西南四十五里相傳丈亭乃老尉解字  
方築丈室故曰丈亭嘉定間令邊列建館于亭北

故名

鳧磯驛縣南二里開元中房瑄建即名曰鳧磯館

地臨江渚鳧雁群集因名焉後令崔熙復新之周

鏐為之記其畧曰

鄞江盤亘百里東極于海自西

是復合非惟絕風波之險而乘潮上下水輒澎湃

朝昏之間鳴鱸相屬蓋未嘗頃刻間也邑之南有

驛曰鳧磯實居其濱四方之人自越至鄞者必過

於是而鄞之將迎者亦至焉故歷數百年而基址

猶在腴田砥平野港棋布桑烟竹霧互為送迎漁

術樵門自相向背一時風景曠然在目若乃天垂

晴碧山露寒青谷口雲蒸沙根石出則鶻聲欲斷

鳴雁相喧帆影乍回飛鷗競集豈特鳧之去來而

已哉機臣孳士愛日而激昂野客騷人臨風而感

慨孤臣孳子覽景以淒涼其或物外逍遙烏巾紵

服琴間三疊棋罷兩奩則必倚檻焚香臨流漱石

水雲相照魚鳥不驚顧盼之間所得多矣惜乎基

之漫沒而宇久不治置者多而弋者衆吾恐數百

年之後雖鷗亦不下鴈亦不鳴鳧之去來疇即其

所昔王喬為鄞令雙履趨朝帝怪其神速後之君

子亦以鳧磯為故事者崔宰治有日矣人服其政

嘗以邑之餘財修廢補敝屬予為文乃畧其興廢

之迹而系歌于後鳧之來今日暉暉江魚潑兮秋

正肥清波弄影兮下雲磯行與仙人兮駕言歸鳧

長歎樓高夜  
永兮空闌干

慶豐驛縣西南十五里廣利橋西宋寶祐五年丞

相吳潛建今廢

車廡驛在縣西南四十五里會稽地記云昔句踐

於此置廐停車秣馬遺址猶存許此  
擁青軒縣治北湖中嶼攬秀亭之前  
龍虎軒縣東北一里鄰月亭之南

杜洲書院縣西北三十里杜湖之曲至大二年童  
金建祀其祖杜洲先生居易割山四百畝以贍來  
學故初名義學今廢

石坡書院縣南二里湯山之麓宋寶章閣學士桂  
萬榮讀書處也其族子錫孫葺而藏修焉既廢而  
山亦盡斷萬榮八世孫鎬徙於普濟寺南

奉化

孫公棠縣西三十五里晉孫興公遊四明山得棠  
一本植于此故名唐文德元年置高公塘鎮棠作  
塘訛也

梨洲即四明山之西峯四明山記云晉孫興公遊  
此見澗邊有梨實左右環視莫見人跡時意以爲  
仙物云故名

響石坪戴表元有詩

降渚昔有星霞海濱化爲石而光潔故呼其地曰

降渚俗訛為降阻非

舍墟村縣東北一十里屬第三都押司錄事譙國樓承皓故宅世稱舍墟村裏詩書澤畫錦坊中柱石家

計然村王覽云然塚在句章縣東一十里奉化縣北有計然村今莫詳其處

金鐘墩縣北一十里大溪之間其墩絕小樹木頗茂雖山泉奔突而墩無所損或傳昔錢氏載大金鐘過此沉焉歷數百載不為水所盪

相見滙縣西南五十里溪上盤曲鑿山腹為路繚繞環合久之尚相望其山巖石聳峻若有篆刻為溪流所滄旱時父老見之莫知何等語世傳神仙所題

恕堂縣治西

仁乎堂縣治東

遺愛堂又名龍

溪道院俱榮彝建今皆廢

養正堂學之西北隅元至元二十九年令丁濟建

王應麟作詩以記其事云

戴帥初以魏科宿望縣大夫強起為養正師小

子有造自蒙入聖其庶乎應麟蓋深嘉之是用作詩以勉學子 泉出于山涓涓溶溶大川三百流

行不窮蒙以養正是為聖功惟民秉彝惟帝降衷  
親親長長曰孝曰恭孩提良知厥初則同赤子之  
心未發之中平旦之氣清明粹冲於此持養善端  
擴充一吋之萌參雲摩空互鄉之子闕黨之童或  
進或抑為哲為庸學在遜志柔木弦桐師哉師哉  
牖明鑰聰聖遠道微教失顛蒙士有子弟不如農  
工少學佔畢訓詁靡通斯文未墜邑有詞宗仕焉  
而已闡教儒宮青青子佩摳衣來從化如時雨應  
若撞鍾曲禮少儀以飭爾躬灑掃應對必正爾容  
朝益暮習矩範肅雖俾我鄞川興洙泗風六藝夫  
子四書文公繇小進大理趣春融我行其野嘉種  
芄芄是穠是藁有穫斯豐業勤益廣德懋益崇作  
詩用勸毋  
怠以慵

宣晚堂在縣黃甘里元江濬遠建

鎮海樓一曰鎮東樓縣東四里宋嘉定中令馮多

福建

妙高臺在雪竇山之妙高峯黃潛有詩

宣詔亭今為旌善亭

班春亭今為申明亭

參前亭 覺後亭俱在學宮之內令丁濟建太學

博士陳著記之

松亭俱縣西名山亭

飛雪亭並在雪竇山高元之

有飛雪亭詩 危亭上拂煙霞光蒼崖深倒蛟螭穴  
天河飛來破山翠寒入疏林風自發

寧波府志卷之九  
天井八表卷百九十三  
翻珠錯玉無時歇巖前散作千秋雪寒聲蕭蕭凜凜  
毛髮白雲朶朶翔空滅飛流濺珠入毫端天然一  
詩為題絕

登陸館縣東四里

龍津書院一名龍津館縣東四里宋乾道中文公

朱先生奉使至此士人延留問道遂立書院後遷

于廟學東偏以祀之乂圮元達魯花赤察罕興復

于寶化山之陽延松林鄉任士林為之師

廣平書院縣東十里廣平鄉舒文靖先生家塾元

改為書院王公應麟記其畧曰乾道淳熙間正學大明朱子在建張

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撫學者宗之日月江漢  
光潤所被皆為名儒於是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  
平先生文靖舒公先生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  
德問業於朱呂心融神會精知力踐其躬行有尚  
綱之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袁楊三先生道同  
志合化東海之濱為沂泗位不配德而教行於鄉  
聲聞于天下淳祐中先生有孫棫明經世其學惟  
昔先生嘗題扁曰廣平書塾游於斯謀於斯羣寮  
聚辯於斯先生歿門人敬事不怠肖像祠於塾乃  
遙追先志奐飾堂宇帥子若孫暨宗族之秀朝益  
暮習春秋舍菜先聖歲時朔望謁祠講說絃誦藹  
如若文靖之後世世有人焉豈惟一家之光一國  
之仁遜將自一家始後之人其懋哉

登瀛書院縣南六十里松林鄉宋咸淳間鄉人共

建丞相葉夢鼎題額

松谿書院縣東百十里忠義鄉元至正七年鄉士李德說建名松谿書塾至正二十一年改名書院今廢

剡源九曲溪一曲曰六詔有晉王右軍祠二曲曰駐蹕有吳越錢王祠三曲曰兩湖右石壁曰小盤谷四曲曰相溪有淨慈寺五曲曰三石有丹山赤水洞天末固寺六曲曰茅渚有上乘寺七曲曰斑溪有報本寺八曲曰高舉有雪竇寺九曲曰公棠孫綽植棠於此

定海

昌國城在縣東海中翁洲本翁山縣唐大曆六年廢宋神宗熙寧六年復立昌國縣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升為州入

國朝洪武間仍為縣至二十年廢以其懸居海島分徙其民僅存在城五百戶隸定海縣吳淵穎甬東山水古蹟記曰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海泗南到今慶元城三百五里泰定元年夏六月自慶元抵花渡覓舟而東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僅如筋輒刈以鬻鹽東偏海有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氣疑下有寶或云東夷以海貨來互市必泊此山



故有砲臺曾就臺蹠弩射夷人矢洞船猶入地尺  
 又別作大筒曳鐵鑠江水夷船碎不得入前至決  
 口怪石嵌險離立南曰金鷄北曰虎蹲又前則為  
 蛟門峽東浪激或大如五石斗甕躍入空中却墮  
 下碎為零雨或遠如雪山水岸扶風力作聲勢崩  
 擁舟蕩蕩與之上下一僧云此特其小小者耳秋  
 風一作海水又壯排空觸岸杳不辨舟楫獨帆檣  
 上指潮東上風西來水相關舟不能咫尺一撞礁  
 石且靡解不可支持又前則為三山大洋山多磁  
 石舟板釘鐵或近山則膠制不動昌國境也昌國  
 中多大山四面皆海人家頗居篁竹蘆葦間或散  
 在沙塢非舟不相往來田種少類入海中捕魚蝸  
 蟬水母彈塗傑步腥涎衰味逆人鼻口歲或仰殼  
 他郡東從舟山過赤嶼轉入外洋望崖峇山山出  
 白艾地多蛇東到梅岑山梅子真煉藥處山梵書  
 所補陀洛迦山也唐言小白花山巨山東行西折  
 為觀音洞洞瞰海外巉中裂大石壁紫黑旁罅而  
 兩岐亂石如斷圭積伏蟠結怒潮縱擊晝夜作魚

龍嘯吼聲又西則為善財洞峭石嚙足泉流滲滴  
 懸纓不斷前入海數百步有礁土人云曾有老僧  
 秉燭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竅有光大如盤盂  
 側首睨之竟引紫白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又自  
 山北轉得盤陀石山巖怪益高壘石如崕東望脊  
 皆想像高麗日本如在雲霧蒼莽中日初出大如  
 米蕪海盡赤跳躍出天末六合翕然鮮明及日光  
 照海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類鋪金僧伽黎衣或  
 現或滅南望樺花馬秦諸山嵌空刻露屹立巨浸  
 如世壘太湖靈壁不著寸土尺樹天然可愛東南  
 望東霍山山多樹徐市蓋駐舟此土人云自東  
 霍轉而北行盡昌國北界有蓬萊山衆山四圍峙  
 立旋轉而北行盡昌國北界有蓬萊山衆山四圍峙  
 與山為隣中畔通明方如大車之輿潮水一退人  
 可入或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漫不能辨  
 又有沙山細沙所積海日照之有芒手攬則霏屑  
 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有石龍蒼白  
 角爪鱗鬣具蜿蜒跨空亘三十里舟經其下西轉

別為洋山中多大魚又北則為胸山岱山石蘭山魚鹽者所聚又自北而南則為徐偃王戰洋世言偃王既敗不之彭城而之越棄玉几視于會稽之水又南則為黃公墓黃公赤刀厭虎厭不行為虎所食者也夫昌國本禹貢島夷後乃屬越日甬句東越王句踐欲使放吳王夫差居之然不至也海中之山安期羨門之屬或避秦亂至此方士時未深入或云三山在水底故稱入會稽者為入東袍朴子亦云古仙者之樂登名山為上海中大島嶼如會稽之東翁洲者次之今昌國也是年秋八月自昌國回始疏山海奇絕處明晉人之不妄時一展翫縱少文卧遊不是過矣

蓮花洋在縣東海中補陀巖佛書所謂海岸孤絕處也又有朝音洞乃觀音大士化現之地四方沙釋春月渡海即洞中燔指參禮求現以萬數計施

捨亦累千金創建梵宇極其雄麗山林田園數十頃可耕可蔬足供數百人相傳有日本倭奴貢船歸泊洋次見觀音靈異欲載之國臨行風浪大作滿洋開蓮花船不能行倭奴懼而還之遂名蓮花洋

狀元橋縣東北翁洲舊名昌國縣 皇明洪武二十年廢省入定海縣其地故有狀元橋未知所自邑人張信適生橋之所至二十七年信舉狀元及第始符橋名或云紹熙三年令王阮立刊其兩旁

石欄云人從橋上行狀元此時生遂以名橋  
碁子坪在候濤山半山之間有小沙灘其下通海  
出石碁子好事者每取之以博先以白米或黑荳  
撒其中翌日取子各隨其色

芙蓉洲在昌國境內環境皆海懸若洲島官民居  
多植芙蓉故名

安期先生洞在昌國馬鞍山世傳安期生隱於此  
因以名鄉今洞亦湮廢

屏山堂縣東北梓蔭山上宋馮柄建今改迎秀亭

應焯有記

徐公堂縣治西紹興間龍圖徐公禔宰邑惠政及  
民民思而建之今廢

安樂堂縣西北三里

大生堂縣東昌國主簿王子亨建今廢

鎮鰲堂 清白堂俱在昌國境內今廢

海光閣舊名多稼亭在縣治西北宋嘉定間令崔  
端學建

待賢亭縣東門裏至正元年建

航津亭縣東南

柔遠亭舊名巨川今徐禋重建

翠深亭縣南

永賴亭淳熙十年通判林楠建

海晏亭舊名鎮海寶慶二年守胡榘改今名在縣

西北

迎麾亭縣西三里徐適成建

浮香亭

鰲峙亭

恩波亭

待潮亭

斷雲亭

冰壺亭

濂泉亭俱在昌國境內今盡廢

濟川館縣南舊名利涉又名濟川亭

依憇館縣東北昌國境內

舟山館昌國境內今趙大忠建

定海驛縣西城外一里

霽衢驛縣東南一百二十里俱國朝洪武二十

年令陳震建今皆裁革

清輝軒縣西北海光閣前宋嘉定十三年令趙秘

夫建

清風軒事見正覺寺下

翁洲書院昌國境內宋理宗書扁以賜叅知政事  
應儼

岱山書院舊昌國岱山中宋咸淳癸酉魏桀建元  
至正三十一年徙于市黃震爲之記

### 象山

古鄞地漢地理志謂鄞有鮎崎亭天門山鮎崎亭  
在奉化天門山即今象之東門山乃知象亦爲漢  
之鄞地云

昌國舊城縣南九十里懸海地名天門山故迹尚

存

縣基平縣南二十五里舊欲於此建縣故名

宋王城縣南八十里先時人見浮屍海岸繡龍黃  
袍疑爲帝昷遂葬焉外圍以墻因名宋王城

象山鎮縣西一里南橋外

丹竈縣西丹山上梁陶弘景修煉之所遺址尚存  
酒務縣西南一百八十步

南田四面懸海周圍一百餘里山名大佛頭高出  
海中諸山數百丈日本入貢船望北行以此山爲

向道舊設三里村落有范畧林門朱門金砦下灣  
諸處地甚平曠田極豐腴雖大旱深澗不枯凡海  
邊塘率天設地造不假人爲山多鶴鹿水多海錯  
諸戶恃此爲生海中十洲以南田爲第一 國初  
起發沿海居民遂空其地云

海眼縣南白鶴廟前水田中廣丈餘中皆淤泥探  
之無底面有澄水久旱不枯俗傳有大樟木自海  
浮至由海眼而出遂植於廟前至今猶存

東谷縣東四里巖壁有東谷二字世傳羅隱經此  
而書

雙蓮池縣南八里長闊三畝有並蒂蓮生焉故名  
三友堂縣治之西 望海樓象山頂上

望稔樓 宣詔樓 敕書樓俱譙樓前左右皆宋  
令趙善晉建

梔源徑林旦有詩十畝紅梔徑穿花過水西清泉  
來不斷行客到應迷露錦披芳

塢晴霞倒碧溪年年  
春意在當會自成蹊

竹籬茅舍 月臺俱縣治西趙善晉建今改爲吏  
舍及囹圄

白鹿飲泉亭在員峯山北俗傳白鹿飲泉于此即之不可得後人創亭於其側今廢

待賢亭東郭外 迎麾亭縣西一里 觀瀾亭縣

後象鼻之平陸林旦有詩

灌木亭 濯纓亭 竹間亭 曲水亭並在縣西

二百步西谷之南治平間令林旦建各詠以詩行

竹間徑時此一登臨為有凌霄幹長垂滿座陰海雲生遠目山月照閒心幸免村為累無言棄擲深右灌木早歲逐浮名塵埃已倦行浩然臨絕岸聊此振煩纓世事隨波遠吾心自水清營營朝市路誰識孺歌聲右濯纓昔人嘗種竹此意為山林野翠何凌亂羈懷得放吟化龍知有節待鳳豈無心

愴望山陰客飄然不可尋石竹間崑溜抱山急傳觴何太頻迴看野客醉還笑濁醪醇漢曲人方遠蘭亭跡易陳勞生無足校酣放即天真右曲水

圓嶠亭縣東三里東谷桃花蹊之南四山盤旋前

揖松蘿下俯石澗嘉定十二年令趙善晉置

應真亭煉丹山上林旦置紹興間令俞光重建嘉

定間令趙善晉移置於仙掌巖南

升浮亭縣西仙掌巖下

荷香亭縣治東南

照香亭縣治西

頌春亭 譙樓前

方壺亭 縣西北一里鳳躍泉之南林木陰翳巖厓卓峭僅容一亭趙善晉置

香風亭

更好亭

奇芬亭 俱縣治西

登瀛亭 縣東一百四十步稅課局之左

滌塵亭 又名東泉亭 縣東北趙善晉建

無量壽亭 譙樓前趙善晉建

西沙嶺驛亭 縣西三十里至正間改爲止息亭 應真館 縣東一百四十步稅課局之左

綠野館 縣南一百步放生池前

丹山書院 縣西一里棲霞觀之東趙善晉建今廢 文峯塔 縣東二里梅溪山爲縣之青龍爲其低小乃建塔於其巔近年旱曠俗以塔爲祟遂毀焉

寧波府志卷十九



寧波府志卷二十九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遺事

司馬氏曰昔太史公謂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  
微中亦可以解紛矧其著之行事乎乃人文樛揉  
偏才小物雖不盡軌於正義然參伍錯綜是非競  
著要皆可以資博洽示懲勸也余既論著其淳德  
懿行列之傳矣上下古今不無有一節之異一事

之奇無所附麗者談之足以膾炙齒舌而簡冊不存則終於漸滅而已博物君子庸無遺恨乎是故彙而列之以傳諸好事者於乎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孰謂斯志之無稽哉

**越**范蠡從越王滅吳反至五湖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封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西至于姑蔑東至于

鄞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五藏中封爵師迷秦始皇東行郡縣登稽山刻石紀功既已徐市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而象之西山名小蓬萊者市遂居焉始皇聞之馴至鄞三十日發舟之懸海夷亶二洲而返今大雷山有始皇廟豈以其經歷之所而祀之歟

漢光武至越嘗爲賊所困因牧奴獲免既定天下  
渡浙江至鄭幸牧奴家官奴爲鄭令并封鄭爲牧  
奴縣城爲官奴城

孫堅字文臺富春人靈帝時爲吳郡司馬熹平元  
年妖賊許生作亂句章衆以萬數自稱陽明皇帝  
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生斬之

黃龍二年春正月魏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  
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洲在海中世傳徐福將  
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僊及不死藥止此

不還流傳有數萬家間至明州貨市明州人汎海  
間亦有失風流至亶洲者然所在絕遠卒不可至  
衛溫等但得數千人而歸或曰即日本國境地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日有夫  
婦二人挈壺酒詣寂山中寂詰之答云今日離剡  
溪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異之其夕以  
壺觴命酌其丈夫出一拍板抗聲高歌意寓題劍  
俄自臂抽兩物展而嚼之即兩劍上躍起於寂之  
首盤旋交擊寂甚駭尋匣之飲畢就寢旣曉乃空

榻也

晉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少遊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業三年祝先返後二年山伯方歸訪之上虞始知祝女子也名曰英臺山伯悵然歸告父母求婚時祝已許鄞城馬氏弗遂山伯後爲鄞令嬰疾弗起遺命葬于鄞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適馬氏舟經墓所風濤不能前英臺聞有山伯墓臨塚哀慟地裂而埋璧馬馬言之官事聞於朝丞相謝安奏封義婦塚

南宋高祖劉裕字德輿彭城人少貧賤有大志晉安帝時海寇孫恩攻陷會稽詔劉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以討之牢之引裕參軍事隆安四年冬恩敗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裕戍句章以備明年恩復入寇裕遂擊破其衆境遂安

陳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中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唐天寶二年明皇嘗遣使至廣茂潭投金龍窰以  
朱筆記其左肋繼而雨降明皇目覩行雨龍左肋  
上有朱畫及有大寶永昌四字謂臣寮曰此四明  
山所投之龍暨使回奏投潭之始即泛出黑漆木  
板尺餘有金書大寶永昌四字遂賜宮名大寶潭  
名永昌

賀知章善隸草常與張旭遊于人間凡人家廳館  
牆壁及屏障忽興發落筆數行如蠱篆飛走雖古  
之張索不如也好事者供其牋翰共傳寶之書賦

云湖山降祉狂客風流落筆精絕芳詞寡儔如春  
林之絢彩實一望而寫憂今存草書一帖前後有  
米元章小楷題識禮部尚書尤延之刻置天台郡  
齋政和間祕書郎黃長睿嘗見張長史帖十字云  
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人也長睿跋云沉吟此語恍  
若季真在目長史此帖不獨草聖可賞也

宋錢恭惠王鎮明州時嘗浚治前清瀾池以禦火  
既而太守李夷庚復浚之以其土益鎮明嶺之卑  
薄壯州治案山之勢是池與州學泮池春間蛙大

鳴夷庚以法禁之遂不鳴鳴時必飛掄魁屢有徵  
驗

道士林靈素永嘉人行於鄞之石柱巖有一老翁  
隨其後靈素見石壁高峭乃書云因循却來到瞞  
海看波流自茲一度往何日更回眸靈素執筆老  
翁言曰當守真官墨跡素曰汝何神也老翁曰吾  
臨涯下老龍也因見真官獨遊吾境故來衛護就  
居巖下以助靈跡毋相忘也

鄞進士陳生者失其名赴舉開封後時乃寄海舟  
徑通泰而西同行十舟遇暴風覆溺殆盡獨陳生  
所寄舟回帆轉舵隨風以往已而陳生獲遊古天  
宮院蓬萊峯浸久思歸就試天宮人固留之莫能  
奪比歸則妻孥之墓木且拱矣皇皇里閭追惟昨  
者所接始悟爲風塵表也復欲從之而不可得遂  
病狂以死

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朔二十五日己巳高宗車  
駕發越州次錢清堰呂頤浩奏虜人以騎兵取勝  
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狄虜騎必不能襲江淞地

熱虜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瀕彼入我出  
彼出我入此兵家之奇也上沉思久之曰此事可  
行卿等熟議來日召侍從臺諫至都堂叅議可否  
庚午頤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昨夕熟思  
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十二月  
己卯車駕幸四明駐蹕州治提領海船張公裕奏  
已得千舟上甚喜壬午定議航海執政請每舟載  
六十衛士人不得過兩口衛士皆曰我有父母有  
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於主管禁衛入內內

侍省都知陳宥宥不能決宰相呂頤浩入朝衛士  
張寶等百餘人遮道問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語  
不遜頤浩詰之曰班直平日教閱何嘗有兩箭上  
貼今日之事誰爲國家死戰者衆欲殺頤浩叅知  
政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  
門閉衆不得入上以御筆撫諭人情稍定遂山呼  
於殿門外上密諭宰執曰此輩欲沮大事朕今夕  
伏中軍甲士五百人於後苑卿等翼日率中軍入  
捕爲首者誅之頤浩退密諭中軍統制辛企宗及

寧波府志卷三  
親軍將姚端令陰爲之備癸未執政早朝命御營使司叅議官劉洪道部兵宮門防變而中軍及姚端已整擗於行軍門外二府引中軍入遇直宿兵衛皆擒之其徒驚潰或升屋或踰牆遯走上自便殿御介胄引伏兵出彎弓手發二矢中二人墜于屋下其衆駭懼悉就擒上命呂頤浩至都堂詰爲首者以奏其餘皆囚之甲申誅張寶等十七人於明州市陳宥責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除行門外其衆降隸諸軍戊子朝奉郎知明州張汝舟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宜州觀察使張思正爲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屯明州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叅議官劉洪道知明州己丑夜諜報虜逼臨安知越州李鄴奏至旦大雨羣臣入朝至殿門有旨放朝惟執政入對上於袍袖中出鄴奏示之既退上自州治乘馬出東渡門登樓船宰執皆從詔止親兵三千人自隨百官有司隨便寓浙東諸郡時上旣廢諸班直獨神武中軍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御營使呂頤浩之親兵將姚端衆最盛上皆優



遇之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叅知政事范宗尹曰虜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庚寅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鄭望之以疾辭不至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以不便海船請陸行以從許之於是扈從汎海者宰執外惟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權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綦崇禮太常少卿陳戩六人而昕夕密衛于舟中者御營都統辛企宗兄弟而已留者有兵火之虞去者有風濤之患皆面

無人色辛卯御舟次定海縣有傳虜使至者上不欲令朝行在即遣叅知政事范宗尹還明州俟之留御史中丞趙鼎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叅議軍事且令宗尹盡護諸將壬辰宗尹等至明州乃盧伸等自和州來所携國書語極不遜宗尹遂不奏癸巳御舟近昌國縣范宗尹聞臨安陷復還見上於舟中丙申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已無舟可載奏乞海舟上賜俊手書許捍賊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相如之策遂留揭榜

通衢勸諭迎敵士皆思奮俊軍士頗虜掠城中居民少遂出城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里皆遭焚劫戊戌金人陷越州己亥奏至行在乃議移舟之温台以避之庚子御舟發昌國縣先是虜分兵犯餘姚知縣事李頴士募鄉兵數千列旗幟以捍賊把隘官陳彥助之虜旣不知地勢又不測兵之多寡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繇是上得登舟航海辛丑御舟艤白峯寺癸卯張俊與金人戰敗之先是虜遣兵追襲乘輿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

少却其將党用丘橫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四年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乙巳御舟次台州港口是日午西風忽起虜乘之犯明州張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虜奔北墮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夜虜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于元顏宗弼丙午御舟次章安鎮張俊令明州西城外民居盡焚之其

意欲赴行在也庚戌虜酋兀朮引衆再犯明州張  
俊禦之于高橋戰數合慮其濟師遂託以上旨扈  
從辛亥盡將其衆入台州城中居民去者十七八  
有士人率衆扣劉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曰  
予數尅敵若等毋慮丙辰夜洪道悉府實微服而  
遜與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撤  
其橋民不得濟死者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惟崇  
節馬軍與惡少僅千人以酒官李木將之己未金  
人破明州先是虜益兵而來駐廣德湖舊寨前遣

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次夕植砲架十餘對西門  
是日以數砲碎城樓守者奔散而出城遂陷虜引  
兵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建隆觀鄭億年避寇山  
間爲所執甲子御舟次温州港口丙寅移次館頭  
先是金人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  
絕洋犯昌國縣欲襲御舟至碇頭風雨大作和州  
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散之  
虜乃去上引舟而南與虜人纔隔一日辛未汪藻  
言金人爲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俵然

寧波府志卷三  
三十一  
三百六  
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爾張俊明州僅能少抗柰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遯是指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為之也二月乙亥車

駕幸温州江心寺駐蹕丙子虜自明州引兵還臨安初虜既破明州遣人聽命于元顏宗弼且云搜山檢海已畢宗弼曰如揚州例虜遂焚其城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有存者城之始破也守者奔湊東南縋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逃村落者與賊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迹不到者虜皆搜剔殺掠不可勝數既去以修職郎蔣安義知明州進武校尉張大任同知明州事安義本越州剡縣人大觀三年冒明州貫登

第以賊敗虜酋至輒投拜盡籍土著寄居姓名以告故虜酋喜之且授以兩浙轉運司印一紐甲申慈谿縣令林叔豹引鄉兵入明州執蔣安義奪其印虜人十餘在開元寺皆病不能前者叔豹并誅之丙戌劉洪道自台州還屯奉化縣其麾下精卒暴橫市肆邑人蔣璉夜集數千人之岳林寺圍洪道將殺之縣丞白彥奎勸洪道流其歐人之卒衆乃定洪道復入城斫民家窖藏之物得四萬緡以獻州人怨之是日金人自臨安退兵庚寅車駕幸

温州駐蹕州治三月辛酉車駕發温州辛未御舟次定海縣縣爲金虜所焚上惻然曰朕爲民父母不能保民使至如此四月知明州劉洪道罷貶秩二等依舊充御營使司叅贊軍事以降授宣教郎直秘閣向子志知明州甲戌御舟至明州城外乙亥發明州癸未車駕駐蹕越州戊戌出米七千斛賜明州民居爲虜所焚者五月癸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遷一官初上過明州汝舟應奉簡儉麗能給足至台州而守臣鼂汝爲儲

峙豐備論者以爲擾民上曰第以簡儉褻汝舟則好惡自明故有是命

司馬氏曰二帝北轅神州鼎沸宋之國非其國矣南渡君臣旣不能枕戈嘗膽力圖恢復虜騎旣逼又不能背城借一與社稷宗廟相存亡顧乃鳥驚豕駭褫魄以逃而呂頤浩首弁班行妄進航海之策曰江浙地熱虜難久屯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斯兵家之奇而高宗繆亂大幸快之曰惟斷乃成此舉是乎嗚呼世豈有宅溟渤隣蛟鯨而可以都萬

乘號令天下者哉自時厥後終以此爲長筭而破都陷鎮恬不爲異今日燕某節明日幸某第今日賜某宮觀之額明日題某名山之扁烽火燭眉而宴樂方劇壁之虎貙入室而猶據榻酣歌能無及乎使其時少有夫差勾踐之志則宋社之屋不屋未可知也乃若張俊居貴寵之極建專征之節作福作威天子不敢何問徼天之靈戰且克捷而乃爲稱也從之旨率重兵而跳遂使明州被陷耄倪爲屠搜山檢海蕩無孑遺而重以宗弼之焚城安

義之獻籍有人心者尚忍言哉蠢爾遺黎乃又劫於餘威而稱俊功德以廟之迄今未有磔其鬼像而汙瀦其宮者是則大可憾也

薛維字持國朋龜之後敦尚古道隱居不仕結廬鄞之張村當紹熙淳熙間八年兩值回祿四隣煨燼而所居之室巋然獨完鄉人驚異宣獻樓公鑰題曰瑞室而并識之云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子季所居巋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命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今

薛君家再脫於鬱攸之災鄉人異之事與子季無異故亦名瑞室云一時名公安有述作勒諸家塾史忠定越王浩未第時僦富民錢氏坊以養母越國夫人洪氏當紹興甲子夫人壽周甲子忠定假坊錢爲酒食以合姻族閭里禮甚具坊故屬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留繫于越宿賣餅湯媪家是歲鄉試期迫忠定不得歸里鬱鬱悵望媪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對翌日媪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以治後事今悉與秀

才翰官若秋中試必速償我毋惜也忠定歸果與  
計偕實紹興十四年至乾道中忠定以袞衣鎮藩  
養夫人于越時媪猶無恙命使者車迎媪坐堂上  
拜之欲官其子媪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他日官  
越毋忘媪家時賑與足矣後忠獻為常平使者復  
造媪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至樞密  
帥越時湯媪諸孫猶在樞密紹先志如初云

紹興十八年史越王浩以餘姚尉攝昌國鹽監三  
月望偕鄱陽程休甫由沈家門汎舟風帆俄頃至  
補陀洛迦山詰旦詣善財巖潮音洞洞乃觀音大  
士化現之地時寂無所覩炷香烹茗但椀面浮花  
而已晡時再往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瞰公攀  
緣而上忽見金色身照曜洞府眉目瞭然齒如玉  
雪將暮有一長僧來訪云公將自某官歷清要至  
為太師又云公是一箇好結果的文潞公他時作  
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二十年當與公相會  
于越遂辭去送之出門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  
相鎮越一夕報有道人稱養素先生舊與丞相接



宜沙州志卷三  
熟典客不肯通刺疾呼欲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  
清談論風起索紙數幅大書云黑頭潞相重添萬  
里之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話擲筆不揖  
而行公大駭遍覓不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長身  
僧及此道人皆大士見身也

丞相史彌遠欲占鄞之育王寺地爲墳衆僧俛首  
莫敢言偶有一小僧曰我有一策阻之乃作偈云  
寺前一塊地常有天子氣丞相要做墳不知主何  
意用是揭于臨安之通衢史意遂寢

抱朴子論神仙之藥多在海中大島嶼若會稽東  
翁山之類是也乾道間耕者于其下得銅鼎一無  
足而有耳耳亦不穿中可容斗餘而底之埃墨猶  
在以歸進士陳節謂煉丹之遺器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  
州行三二里忽迷失舊路匆匆而行日已將暮莫  
知棲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問津焉道士曰此  
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  
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邃山谷冲寂旣憇廡下久

之烹野蔬苗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  
觀請來日齋泊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  
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遠近荅曰古有此  
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為名客  
驚曰五百甚遠尊師何時當還荅曰尊師往來亦  
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關  
之念墾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  
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即復往訪其  
蹤無能知其處所

吳潛以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使判慶元府凡  
興學造士弭盜安民之事罔不修舉詳在開慶志  
中一曰增撥養士田產潛既日增緡錢以豐庖膳  
復撥沒官田產歸之學以廣樂育朱祐沒官田昌  
國縣蓬萊鄉一都二都水田一十五畝地一十五  
畝汪登道沒官田產昌國縣宜山山田地共九千  
七百三十一畝山熟地二千一百九十二畝山坑  
田四畝三角三十步石山七千五百三十四畝四  
十五步塗田共六百一十畝三角二十步已耕種

田五十畝已開墾未種田五十二畝未開墾田二百七十三畝三角二十三步海塗田三百畝水田四畝三角鄭新鄞縣老界鄉沒官水田二甲田三畝三角七步半三甲田六畝三十五步邵宗武詭寄董屋陳八一沒官田董屋水田七畝一角六步陳八一水田二畝二角衛源衛溥沒官田定海縣靈巖鄉田共三十一畝一曰泥金帖子寶祐六年賓興潛以蜀郡有金花榜子眎領薦人數預行製造遇舉送官下院折號即携以自隨仍帶捷子甲

頭入院遇折一名則旋書填戶貫三代姓名于金花榜子之上授之甲頭甲頭既就貢院金口授之捷子之徒方許鳴鈴走報遇金花榜子到日方爲正報乃倣其意以木爲之高一尺五寸闊六寸以綠爲質遍地以金花圍飾揭曉之日分報諸邑郡人榮之一曰修城郭明瀕海爲州羅城周圍凡二千五百二十七丈四面阻水其東北則會三江之險以達于海重門擊柝之防視他郡宜尤密比歲紀綱不飭郡人有憑城而樓觀者迄徼之途遂塞

潛以法令從事芟夷荆榛復仍城壁舊貫闕者補  
圯者植低薄者崇益剏也鋪寘卒以邏凡三年竣  
事又鼎創望京鄭堰下卸三門城樓以至甬水靈  
橋東渡三門悉繕治之樓櫓粲然萬目易視以舊  
名鄙俗更下卸曰義和鄭堰曰永豐望京曰朝京  
云一曰修坊巷鄆郡甲東浙生齒浩繁闐闐填溢  
坊有扁以植表旗歲久漫弗治寶祐六年冬潛撤  
而新之凡四十五所一曰修駟亭橋路前此道路  
荒蕪行者不便潛尤盡心如知津駟慶豐驛廣利

橋王家橋高橋皆捐俸重修郡自望京門以西由  
慈谿接姚虞經稽陰趨錢塘凡數百里行李舟車  
鱗集輻輳塘堤多壞潛修砌西塘路共三千六百  
六十丈橋二十二座水溝五所爲費甚夥塗之人  
皆歌頌之榜曰吳公塘寺丞張即之筆也又自慈  
溪縣夾田橋東取謝家隘王家店橋至朱家衙西  
渡頭驛路跨十五里計二千三百一十六丈剏用  
石板築砌路闊七尺東西置石牌門鄉人復請於  
張寺丞題曰相公衢先是郡有維舟之地在紅蓮

閣南後侵於巨室潛擇衝要得地於平橋右築址作亭名曰時亭蓋言人之行止因平時也一曰修惠民藥局鄞故有局在郡圃射墜西地逼隘且藥工出入梅轅不肅潛乃即犒賞庫之海晏樓而局之上以處熟劑成料而梅潤不及物帑作局昉列其下衆工盤薄者得其所前則增門屋三後則增翼屋五浚汲清之池新煨丹之鼎焙室烹釜莫不畢備遊監臨嚴修製品劑既真市者旁午若郡若邑若軍增置子舖一十四所歲春夏數施藥餌一

曰興水利凡碶閘堰埭某所當創某所當修某所當移皆若身履目擊處置得宜又於郡城平橋南立水則書平字于石視字之出沒爲啓閉夏久雨委官徧啓諸閘決隄泄水民益德之嘗以它山洪水灣岸崩水泄即其地爲壩三一瀕江以禦狂瀾一瀕河以防罅漏一則介其間爲表裡之拓江東南有何氏竹木園當水之衝官爲給錢市之浚地爲江因畚沙以實二壩之北使河隄堅密江水安流它山林村之水南來數十里而入郡郭縈紆回

環由西北隅出始注諸江霖潦洩弗及城西偏皆  
冒沒舊立保豐礮由城西徑入江然閘不過兩眼  
廣不過丈餘亦不利於吐洩潛度水勢逕直之地  
創永豐礮五柱四門濶三丈六尺深四尺餘堅密  
雄偉雖湍流亦不爲害靈橋門外大江橫截舊造  
舟爲梁卒遇大風雨梁壞則以舟渡行者走泥淖  
中褰裳就舟弗便潛于東西岸實木疊石立兩道  
頭以便絕江登舟者因扁曰濟川去三里曰林家  
堰以土爲之故多罅漏捍洩皆不利潛更以石培  
高浚深視舊址舒以長甃石礮蓋車屋補築上塘  
自是田有灌溉舟楫無虞里役亦免歲時修築之  
勞又稍南五里許有礮名鵠巢已廢爲田潛復爲  
之礮河流不復滲而海潮不復入改名曰開慶城  
南半里許有鄭郎堰舟行通江河之要道潛命重  
造椿石而葺之北津堰故在縣西北二里歲久頽  
圯亦因舊增高內分兩傍各甃石臂七層造車屋  
四間堰之東有小徑由鄭公渡之江北可達定海  
澣浦里溪文溪諸處梗不便行者輦石治之鄞塘

寧波府志卷三  
鄉田多濱江惟江流是仰故有練木碛東接它山南通大江久壞不葺亦捐金穀繕理距望京門二十里西入慈谿江有堰曰西渡舳舻下上無虛日輒伐石輦材修築以濟往來者茅針碛一名茅洲俗呼茅砧在慈溪德門鄉沾其利者鄞慈定三邑水源有二一自慈谿小江一自餘姚分水先是碛西五里有趙氏地橫截其前分二流梗不得通潛市其地浚爲管山河長七百丈有奇濶三丈六尺深一丈六尺於是西二百餘里之水悉匯於碛之上碛舊有閘廢更爲堰水源中隔而利不得達于碛之下潛因鄉民之請遂於舊閘傍別爲新閘凡濶三丈四尺立五柱分四眼眼濶七尺六寸視舊增高九尺臂石二十層去三里有新堰捍江湖而護河流以圮告輒給錢下縣鼎新修築輦石甃江岸二十餘丈堰下水步一所水自東達慈溪定海二邑之田無斥鹵浸淫之害風帆浪楫往來胥利焉又堰東爲江道頭亦甃以石而堰藉以固蓋兩利焉去茅針東又二十里故有黃家堰自慈抵

郡可不候潮汛徑取城西北兩門而達潛允衆議  
遂興築之及閘支浦俾東鄉之田永無水患慈谿  
鳴鶴鄉與餘姚上林諸鄉隣潦則上林諸水注而  
成壑故爲黃坭埭以泄水于海然決易而塞難鄉  
人欲立石閘以便啓閉率以費鉅而輟潛委丞羅  
鎮力肩其役不得科之下戶卒底于績乃若諸縣  
之淤河淺港悉浚深之凡力役於伍籍費取於公  
帑民無所騷持羊酒以勞役夫者踵相接也一曰  
興復省併酒庫鄞故瘠郡賦入約而費出者廣於  
是操其贏以濟其乏酤之賴維多非得已也城內  
外諸縣庫務坊場曰醕酒東庫曰香泉八庫曰江  
東慈福庫曰下莊務則舊管者也曰醕酒西庫曰  
江東贍軍庫曰鮎埼庫曰東門庫曰寶溪子庫則  
潛所新創者也曰林村庫曰小溪子庫則昔敗闕  
而今興復者也曰省務曰犒賞庫曰江東庫則又  
今廢罷者也或官給本錢或聽民抱息或官吏監  
臨或軍將措置或兼令外庫管紹趨辦或以所廢  
庫本錢併歸他庫拘解日額凡皆酌地理之均計



公私之便究興廢之宜以爲分合酌輕重之則以課盈虧官有裨益而民亦安之一曰經總制司及興復諸酒務坊場先是沿海新舊水軍凡六千人衣糧皆給於府獨券錢府給二千人餘四千則通判東廳以經總制司錢給之歲久而弊倖廳官吏間以餉軍之錢資泛用豐私橐而軍額率虧數苟且循習非一日蓋兵統於制闔而財給於郡佐事權不一故也潛請以經總制司歸之制府自催自給創大使司物料官一員拘確之其慶元府及通

判廳更不干預悠久利便事多不載一曰立廣惠院先是諸路州郡皆有養濟院雖常平法有養濟錢自朝廷拘確義倉州縣不許擅行支移而無告之人每隆冬盛寒止支給三月而已然亦不能徧及郡故有養濟院不過矮屋三數間又轉爲馬廐潛以省務酒額併歸公庫其屋宇空閒遂行修葺改爲廣惠院且增創新楹合前後共一百五間聚城內外六廂之鰥寡孤獨瘖聾跛躄之將溝壑者居之仍撥田畝以充養贍專委官提督每五十人

置一甲頭以三百人爲率總爲六甲專募一行者以供灑掃仍總以六甲之權其條約曰一凡有藝業自能手趨會經過犯不律之人並不許存留如覺察得知一例坐罪一或有不思凍餒無歸一時飽煖恃長凌幼恃強凌弱攪衆敗群者仰管院行者指名申究每一大口月給米六斗錢一十貫一小口五歲以上月米三斗錢五貫十歲以上月米四斗錢七貫十五歲以上從大口給一每甲擇稍強壯者充火頭量增日給如或偷竊減剋卽時申

舉從提督官解府斷逐仰甲頭行者嚴行監董一監董行者能自勤謹仰提督官會計度牒之直以三年爲限每月於見管錢內另項撥椿若干待及三年收買度牒付其披剃披剃後願留則留不願留則別踏逐人管幹所有度牒錢亦照前例撥椿庶可責其公心幹置一甲頭責其鈐束火頭責其造辦飯食於日給之外每名貼支錢五百文一所給之錢專充收買薪菜鹽醬之屬冬月各人不許偷爬炭火有妨造解每日酉牌打減厨下火種不

許存留引惹風燭一糞土仰甲頭五日一次出賣  
候賣錢均給各房油火有餘則椿積一處逐旋收  
買布草夏造爲單子冬則添買綿絮造爲布被或  
紙被計口分給其有故不愛惜爭奪損壞者量拘  
日給之錢修整一管院行者月支食米一石鹽菜  
錢十五貫文一曰修兩獄及廂院潛判慶元庭無  
留訟獄無滯囚囚圍常空然左右院不葺者數十  
年廳戶頽仆亟命修之而又疏湫閉補罅漏俾縲  
縵者可免疾疫先是本府舊無廂院附之牢城然  
牢城即古之園土囚有濱死而獲宥者繫於是則  
不得與齊民齒齊民有訟于有司兩造未備無親  
故保識者則寄之廂以防竄逸潛不忍齊民與牢  
城囚伍雜處穢污間死於疫於是卽醋務舊址剏  
建廂院若干楹外植垣墻內列戶牖男女異室如  
民居然且擇老成吏卒廩之以粟稽其出入一曰  
親建諸寨介明粵之間有山曰夜飛東距慈谿西  
接餘姚舟行之衝大江派分一支繇慈谿至丈亭  
四十五里江面狹而居民稠丈亭十五里而蜀山

又五里而夜飛山又十里而咸池滙則間無聚落  
蒲葦之儔於焉出沒輔以逋藪過者恒病潛得淳  
熙間慈谿尉趙汝明墨刻載制帥范成大嘗於其  
地置邏舍十所籍丁壯四百舟六十舍以三人直  
夜邏然更迭煩擾久而竟廢潛精思孰籌惟民是  
便市地創寨爲屋二十餘楹遣戍置屯爲軍五十  
輩其巡船之法八都共團結漁戶船四百二十八  
隻每夜輪五船巡邏置牌五面就丈亭咸池兩處  
置局夜潮生則自丈亭局請牌發船次早納牌於  
咸池局夜潮落則自咸池局請牌發船次早納牌  
於丈亭局其漁戶仍免官司諸差科大槩一季僅  
當一夜巡警之勞而可免州縣不時之役民專守  
衛賓至如歸無復欵攘之虞潛又以定海水軍防  
制倭麗則有餘屏蔽京師則不足有地名向頭者  
近在定海之裏其面勢與金山相直南抵錢塘東  
接温台西通蘇秀北達青齊海舟胥此出焉遂卽  
其地置屯又謂鳴鶴巡檢司距海二十里於警捕  
非宜併移戍其傍聯絡聲援京師左右前後之衛

益密迺踏逐地段起造兩寨共三百三十六間續  
因軍民之請以向頭三面鯨波獨南有泥塗二三  
里與渭河接自渭河三四里始通外河居者陸運  
薪米以給日用勞而且費今新寨成生聚益衆不  
宜使之負戴於道路復浚新河八百九十九丈築  
東西海塘自石人頭山至瓜誓山九百七十四丈  
自贍軍庫至龍尾山四百八十丈堰豬有規原防  
有町舟楫流通咸便之一曰置烽燧寶祐六年准  
樞密院劄子勘會邊聲日急賊謀叵測合嚴行措  
置仍自金山以至徘徊頭翔立烽燧接連激浦行  
下定海水軍一體措置聯絡聲援專委官同統制  
按眎險要均布地界置立烽燧分爲三路皆發軔  
於招寶山自招寶山至海洋壁下山者共十二舖  
招寶山帶東北取至烈港山一舖約一潮可到傍  
近雖有七里嶼鐵杵山俱是小山每有風潮海浪  
皆衝激而上不可置立烽燧烈港山西北取至五  
嶼山一舖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五嶼  
山東北取至宜山一舖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

次山嶼已上三舖若天氣清明烟火旗號僅可相應遇海氣冥濛霧露遮蔽風雨晦暝皆難應號宜山西北取至三姑山一舖約兩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相隔稍遠不問晴明陰晦烟火旗號皆難相應三姑山東北取至下干山一舖水路約一十五里下干山東北取至徐公山一舖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其二舖汛息與烈港至宜山三舖同徐公山帶西北取至鷄鳴山一舖約四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其汛息與宜山至三姑山相類鷄鳴山直東取至北砂山一舖止隔一港烟火旗號皆可相應北砂山直北取至絡華山一舖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絡華山東北取壁下山直西至后衛山一舖風水便半潮可到稍逆一潮傍近別無以次山嶼二舖汛息與徐公山至鷄鳴山舖同自石衛山東北以至西北別無山嶼皆深洋大海浩浩無垠是爲壁下山一舖其自招寶山沿海抵向頭寨者共九舖招寶山二十里至陶家酒店一舖陶家店約十八里至貝千

念五家前一舖貝千念五家前約二十餘里至漣  
浦山正覺寺前一舖漣浦山頭約一十五里至沙  
角山頭陳亞三家前一舖沙角山頭約一十餘里  
至伏龍山尾徐亞三家前一舖伏龍山尾約一十  
五里餘至施公山王友二家前一舖施公山約一  
十八里至周家塘鹽場周太家前一舖周家塘鹽  
場約二十里至下澤山頭林太家前一舖下澤山  
頭約一十餘里至向頭山分戍營外翁太家前一  
舖其自招寶山沿江達本府看教亭者共五舖招  
寶山約一十五里至石橋渡沈季二太家前一舖  
石橋渡約一十五里至馬阻匯徐鹽戶家前一舖  
馬阻匯約一十里至路林楊再八太家前一舖路  
林約一十二里至白沙王太家前一舖白沙約八  
里至本府看教亭一舖用兵五名合千人一名往  
來照管巡轄及招寶山一舖增差合千人一名沿  
海以至向頭沿江以至府城亦如之舖兵口券每  
半月一番支給每夜發更時自看教亭發號火平  
安牌至帳前傳入押教報覆蓋法當於奉國樓置

立一鋪相映以內郡耳目易駭遂從看教亭密傳  
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沿海號火疾馳觀者悚懾  
一曰設隘船先是制置使司調明溫台三郡民船  
防定海戍淮東京口歲以爲常而船之在籍者多  
爲風濤所壞盜賊所得每按籍科調吏並緣爲姦  
民甚苦之潛乃立爲義船法令三郡部縣各選鄉  
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都歲調三舟而有舟  
者五六十家則衆辦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  
利有餘貲俾蓄以備來歲用凡丈尺有則印烙有  
文調用有時著爲成式且添置幹辦公事三員分  
泄其事船自一丈以上共三千八百三十三隻以  
下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四隻又下而不堪充軍需  
者飄忽去來於滄溟汗漫之中呼儔嘯侶亦能爲  
患併爲之印籍陰寓防閑一曰出戍慶元自潛開  
藩以來撫御閱習紀律素嚴淬礪繕修器甲素備  
命下不兩日而點集遣發軍容整肅命計議官洪  
易簡部之自越而昇見者莫不起色若軍裝若軍  
器若旗幟若火隊器械靡不具備自總轄官以至



帶行白直人役各犒錢有差大率以三百貫十五貫爲下上之額又恐軍兵病患支二千貫專充收贖藥餌續發一千貫資赴戍所差顧烏頭船乘載官兵衣甲軍器錢糧等物至西興又自北關門顧大船至鎮江每隻俱用錢若干照例支顧其間出戍死亡之人各家優支家糧五月併給春衣更支錢追薦津送戍兵已滿一季又復存留者等第支犒錢若干資赴戍所至仲冬嚴寒專差將校資錢上自三百貫下至十三貫及土宜如江蘇郎君魚石首養犒戍所官兵各有差用是感激恩遇至有涕泣忘死者一曰水閔潛旣團結温台明越巨舟以助官司調遣乃差人抄劄到自來商販上戶家出上等大船二十二隻專送行司差官拘點每船以五十人爲率每名本府月支錢五十貫米一石二斗上項船專留江滸不時輪番下海巡綽于時船戶莫不響應各以保護鄉井爲心競出大舟分泊府岸於是得大料船共二十四隻分爲兩部又招募到駕船水手一千二百人給口券養之繼選

定海駕軍船一十隻並赴府港下卸門外按眎教閱舟船上下旗幟精明砲擊檣樁衝觀者如堵以爲自有沿海制司所未見也委統制邢子政統率上項軍民船出海上至澈浦下至神前石衙迤邐出大洋巡綽回日仍擺府岸教閱如常環海肅然一曰建作院潛嘗建武藏以藏兵乃以甲仗庫帳前庫應管軍器並改隸制置大使司院十有三作曰大爐作曰小爐作曰穿聯作曰磨鋸作曰磨擦結裹作曰頭魁作曰熟皮作曰頭魁衣子作曰弓弩作曰箭作曰漆作曰木弩椿作曰木鎗作曰後軍民匠人軍匠日支三百文米二升酒一升民匠一貫五百文諸軍子弟匠五百文米酒視軍匠之數以民匠勞逸不均下定海奉化鄞縣照籍輪差每四十日一替起程錢各五貫回程十貫由是人皆樂赴軍需物料官給其直無取於民院有受給庫又有子庫以受日造之物凡創造到諸色軍器衣裝等物總十一萬九千五百件繕修者不與焉一曰建武藏武藏即甲仗庫也先是置於設廳前一

廡之閣上下視爲文具歷三十年無一器一甲之  
增暇日閱之矢無鏃鎗無鏃鼠穴蟲蠹積塵凡幾  
尺潛討而申儆之度酒庫之北教場之南東阻郡  
圃西抵子城爲樓屋二十四間大門七間隨廊十  
間並棧之以閣櫺窓疏明半板半簟風日迥透而  
蒸醖不侵分爲六庫庫各有日榜之曰武藏藏之  
爲言藏也蓋不欲暴之群曰雖炊人亦不得其門  
而入一曰小教場舊志名射亭在九經堂後而限  
樨源洞於北每習射無以過往來開慶元年春乃  
遷舊圃於府堂後而取蒼雲堂之北爲小教場自  
府堂而郡圃自郡圃而教場各適其便教場門不  
易舊而取徑以達則大人堂門在徑之東新樨源  
門在徑之西自大人堂接閱武廳爲屋十三間以  
處士卒而前爲廊廡名類箭所教場之內東爲閱  
武廳三間軒峙其下後居以室屏刻師卦西爲霸  
王臺前棲鵠焉武藏之門實居其南教場東西相  
距五十五丈墻高一丈九尺視舊觀開廣明敞時  
帳前多江淮將校步驟其中莫不壯之一曰帳前

撥發壕寨官舍撥發以授師律壕寨以飭頓舍所  
在制府必先之蓋所以重元戎也承平日久相安  
簡陋替自建閩以來中權振厲武備修明部曲秩  
然分隸戲下即儀門外之東西創添撥發壕寨以  
次官舍十有八間東廊都撥發官房三間軒屋一  
間撥發官房一間撥發司房一間押教房一間教  
頭房一間金鼓教頭房一間雜職房一間西廊都  
壕寨官房三間軒屋一間壕寨房一間壕寨司一  
間制司將佐房一間局兵房一間凡器具無一不

備油幢氣象益爲嚴肅一曰排役潛議本朝差役  
之法定以九等上四等則充下五等則免最爲明  
備及人情姦狡詭計橫生於是義役之說興本以  
救差役之弊不知義役乃所以爲大不義也細民  
受害更重於差役此天下之通患而慶元爲尤甚  
大抵義役必有役首非各甲上戶不能主役往往  
知利已而不恤人如一甲之中有上戶二十家律  
以正差役法及倍法自合輪流充應却與此二十  
家結爲一黨派及下戶有勒充一月者半月者十

日者甚至有三日一日半日八分四分者不知出何條令縣官惟胥吏之聽胥吏惟上戶之聽私立甲簿視同官司文書小民俛首聽命間有經官陳訴則上戶率錢賄吏吏頗指縣官或訊或杖或監廊或繫獄必使下民依應而后已不幸適有殺傷煙火盜賊及一切不測追捕之事役首又操縱其間隨役戶之囑託事在昨日或移在今日事在上半日或移在下半日使當役細民應辦官司支吾巡尉數畝之田不了貨賣結拆數口之家不了拋離分散官吏肥上戶肥而細民則日就窮困滅絕其強壯則流而爲盜賊故所謂義役者特專爲上戶躲避差使之地而已不義孰甚焉且胥吏猶豺狼只欲藉此吞噬固難責諭而上戶多衣冠仕族亦但知目前我有田園我有貲財可以計餌胥吏可以囑託官負細民何異螻蟻不妨欺凌不思唇亡而齒亦寒矣今痛察細民之苦合與扶持一番應民役義役各縣委官重與整頓先備榜曉示如民戶無詞即仍其舊如有不公不平即照本府約

東將鄉司寄收縣獄責決配截手罪狀從公開具  
各都各甲的實當充上戶凡民役義役各與排定  
七年自新年爲始上戶照條充應一年其以次人  
戶許兩戶或三戶共充一年庶使七年之間細民  
得以安養生息仍委各縣知縣提督并備榜府前  
市曹各縣曉示續改委專官下縣置局排結諸鄉  
各都攢造冊籍每都三本取押用印一留府一留  
縣一留都以七年爲一界役冊則委司法廳掌之  
他政蹟尚多此其大者

臧格字正子鄞人慶元五年進士第與慈溪張處  
爲友處自以爲不及嘗曰正子才爽邁下筆痛快  
相從四十年與處守樸學者良異格又在郎署家  
貧願得補外史丞相靳不與久之微有怨語丞相  
善鑿人臧額曰臧君骨清非守土相吾遲遲不外  
除誠愛臧君今若是以鄉里旁近與之遂守台州  
牙吏至門果卒

丞相史彌遠薨已久一夕忽有人扣其家門曰丞  
相歸及入門升堂紗燈轎從皆具子婦羅拜畢語

話一如平生歷歷分付家事及去索筆書遺囑皆其手跡既而竟去人莫不怪之不得其理忽一日有人悟曰乃宋室將亡陰盛陽微之兆也未幾宋果亡

趙汝鐸妻樓氏鄂州知州樓鏐女特喜浮屠道居常危坐蔬食食纔半掬滋味甘酸未嘗經口殊無饑飽意家人懼其瘠然終莫能強適病每進藥輒靜定寂嘿藥不果進以是病革沐浴更衣提青背子白其姑曰奴死罪不應服此見先舅去路迥別人間浮侈之飾無爲也果卒三女振牀哭踊久之忽張目曰汝不曉事妨我復起危坐誦佛名聲聲相連氣浸弱命所善更迭誦念不已翼明向曉黑大呼曰彌陀接引可去矣

元方國珍台之黃巖人身長七尺貌魁梧走及奔馬父伯奇素柔良每爲鄉人所侵蝕輒笑曰吾子當有興者無久苦我既乃生子五人皆麗豪有膂力黃巖風俗貴賤等分甚嚴佃戶見田主不敢施揖伯奇亦恭事田主國珍謂父曰田主亦人耳何

恭如此父曰我養汝等田田主之田也何可不恭  
國珍不悅父卒兄弟戮力家道漸裕恥不禮於田  
主釀酒以俟田主之至醉其主僕醢其屍于酒甕  
主家訴於官州遣巡檢來捕國珍左執几捍兵右  
執巨挺格鬪遂殺巡檢入海爲亂州縣無以塞責  
妄械齊民以爲國珍黨由是海上益駭亡之國珍  
所者旬日得數千人十一月元主命朶兒只班討  
之國珍引而東元兵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勢危  
將焚舟遯而元兵忽自驚擾國珍乘而感之執朶  
兒只班因迫其上招安之狀元主從之用爲定海  
尉使散其衆國珍雖受命然終不自安是歲永嘉  
大風濤海水吹上平陸三十里人死者以千數已  
而國珍亂人以爲兆云十年三月奉化州山石裂  
有山川草木禽獸之形冬國珍復入於海江浙行  
省調兵捕之十二月國珍寇温州城中守備甚嚴  
出兵接戰國珍乃焚掠城外而去十一年三月浙  
東副元帥董搏霄率舟師至溫與國珍兵遇元兵  
驚亂爭赴水死搏霄號令不能施僅以身免元舟



爲所奪者數百艘六月國珍攻黃巖元沿海翼百戶尹宗澤戰死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率兵討之次于慶元遣元帥秦不華赴溫以圖夾攻既至值國珍方攻溫秦不華以火筏禦之乃引退初孛羅密與秦不華約以六月乙未進兵孛羅先期至大間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元兵不戰而潰赴海死者過半孛羅及郝萬戶皆被執囚之舟中使求招安郝故出元主高麗奇皇后位下請託得行元主亦慮其爲海道梗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兒州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珍猶疑懼擁舟千艘阻漕運元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擊之國珍之道黃巖也虜州人大使陳文先妻蕭菊奴欲污之菊奴赴海死十四年元設浙江元帥於慶元以納麟哈喇爲元帥以備之慶元密邇國珍日夜治鎧仗理舟楫運糧餉項領相望以給軍用又樹柵捍江浚隍築城列弩石楯戟嚴警以防寇至阿兒溫沙命諸縣令以軍資入海而不與之兵遇國珍兵皆潰而歸死亡不可勝計

元人無如之何尋復招安之授國珍海道巡防萬戶國璋爲衢州總管兼防海道先是趙士正諸家每與方氏戰子姓多殲于盜不沾元一命而方氏一再招輒進高官於是上下解體甘心從亂而方氏益橫矣國珍以海內大亂知元國力不支九月以兵突入台州路執元帥也忒迷失黃巖州達魯花赤宋伯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以俟元命遂據有台州台人潘省中元進士也爲國珍所劫屢以大義折之國珍不從其黨郭仁本譖之乃使盜殺諸

隘是月前御史喜山起兵襲黃巖不克而遯國珍兵出黃巖丁氏婦王不從寇赴江死入寧海梅霍女陳小元二女皆罵寇死先是慶元路蒙古字學錄王剛甫被檄守東門方氏兵憚之不敢登陸者數年剛甫解官去十五年春台旣破慶元民已震恐至是國珍以舟師奄至納麟不能禦城中開門納之國珍入城謁納麟陽尊事之獨慈谿令陳文昭不附執文昭欲沉之於海已乃囚之岱山又攻昌國州達魯花赤高昌帖木兒屢擊破之方氏兵

來益衆或勸之遯帖木兒曰是我效死之日也城破力戰而死國珍乘勝取餘姚州同知禿堅見而責之曰君甫就招安復以兵入台慶背德忘信何以令人及今悔罪歛兵庶免後咎不然禍且不測國珍不答心甚銜之竟搆禿堅以罪死國珍乃居慶元斥地至上虞與張士誠接境先是溫城守兵每出戰多捷戍將驕不爲備七月國珍使其將李德孫襲溫州破之用其姪明善爲鎮撫以守溫屯兵千佛寺溫之岷岡有王于清者不附方氏尋被

執磔之柵溪劉公寬者積禦盜功官至都事亦不附方氏聞于清死不勝憤九月夜率衆襲鎮海門入千佛寺明善脫身走公寬退明善復入城築砦天寧寺以居國璋聞變至溫使方文舉立砦于淨居寺以助防守十月元院判邁里古思出兵曹娥江以圖慶元爲國珍所敗而還十六年春方明善等攻劉公寬公寬壁險拒之七月元經畧使李國鳳至溫拜明善爲院判明善脇留之悉官其黨然後得去冬劉公寬兵勢益蹙明善部下陳珙舊與

公寬善因使珙圖公寬珙一夕與公寬酣飲密令  
公寬僕金興殺之取其首以獻其妻侯氏自經死  
明善以金興叛主不忠斬之以殉十七年春國珍  
造舟益多或問之曰公舟已足用今更造何爲國  
珍曰倘有兵來吾即乘舟浮海去耳於是聞者嘆  
曰若但爲走計非英雄也以故豪傑徃徃去之十  
八年春黃巖章子善好縱橫術說國珍曰夷狄無  
百年之運元數將終人皆知之今豪傑並起四海  
分崩公若奮臂一呼戰艦數千艘數十萬衆可立

至也沂江而上則南北中絕擅漕舟之粟舟師四  
出則青徐閩廣遼海皆惟公所欲審能行此則人  
心有所繫屬而伯業成矣國珍曰君言遠矣智者  
不爲禍始朝廷雖無道尚可以遷延歲月今豪傑  
爭雄莫適爲主吾乃按兵保境以待其定耳子善  
謝去元進國珍爲江浙行省叅政尋令擊張士誠  
士誠遣史文炳呂珍統十將軍以數萬衆禦國珍  
於崑山海濱步騎夾岸爲塹國珍策之曰海濱非  
平土而叅用步騎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以舟師五

萬攻之自率壯士數百趨斫子橋十將軍薄戰矢  
石雨下國珍奮擊殺其兩將軍餘皆敗去復前與  
史呂接戰其步騎訖不得成列而散遂殺其七將  
軍死者數千人明日七戰皆捷士誠請和乃引還  
元主嘉其功聽以節鉞鎮浙東開治於鄞復數加  
爵賞我進太尉江浙左丞賜以衢國公印章昆弟  
子姪賓客皆至大官雖奴僕亦濫名器每遇朝金  
紫雜沓永嘉丞達海及鄉進士趙惟恒皆不與方  
氏國珍惡之並沉之於江由是人皆側目士有譽  
功德以媚之者輒躋顯貴溪山嘯聚之徒荷戈來  
從授以州縣佐者甚衆又時以粟至燕交通權要  
凡宣敕封贈恣其所欲三路士民忘其爲盜惟知  
有方氏更翕然附之十二月我太祖下婺州明  
年衢處相繼款附因遣儒士陳顯道往招國珍國  
珍亦懼兵南來即遣子完爲質使其屬張本上書  
曰國珍魚鹽負販生長海濱向者因怨家構誣逃  
死海島遂有三郡非敢稱亂迫於自救而已惟公  
起義濠梁東渡江左奮揚威武以制四方國珍向

風慕義欲歸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  
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  
獷愚猥加訓諭開其昏蒙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  
願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效奔走  
因請以三郡內附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  
資 太祖許之還其質子遣博士夏煜往授國珍  
江南行省平章國璋福建行省右丞國瑛福建行  
省叅政國珉江西行樞密院僉院畀以印章國珍  
受而不用惟令國珉稱僉院而通貢北方如故苗

軍劉震蔣瑛殺婺州守將胡大海以叛持其首赴  
之衆皆喜國珍曰吾昔遣使款附今納其叛人是  
見利而忘信也且人叛主而歸我即他日叛我矣  
遂率師擊之苗軍悍甚國璋中流矢歿 太祖遣  
使臨其喪撫其遺孤國珍自國璋之歿知其兵不  
可用惟北通察罕父子南通陳友定以觀成敗二  
十二年國珍使其檢校燕敬以金鞍玉轡獻時方  
克江西 太祖語敬曰我取天下所用者馬奚用  
此爲國珍又遣使獻大馬四 太祖班賜諸將始

察罕帖平定山東江南震動 太祖遣千戶王華挾三千金附國珍海舟至燕通好元主遣尚書張相等來諭俄而察罕死 太祖遂欲與元絕國珍以相等聞而 太祖不答國珍懼見讓令相等至閩已而 太祖悉召元使誅之 太祖又遣郎中楊憲諭國珍使奉正朔國珍對曰昔獻三郡爲保民計也未至遽奉正朔張士誠陳友定倘來見攻若援兵不及則國珍危矣姑以至正爲號彼則無辭以罪我况我元之首亂不得已而授我兄弟以

官使我稍不振彼安能容我邪必欲我從命須多發兵來守三郡即當以三郡付上國國珍率弟姪聽命於京止乞國珍一身不仕以報元恩足矣憲還以告 太祖曰姑置之俟我克姑蘇雖欲奉正朔亦晚矣時國珍方睦於士誠倚以爲唇齒故不即降二十三年方明善以舟師攻平陽執元守臣周興嗣幽之於鄞明善入平陽恣淫虐月餘周氏舊卒童環逐明善以平陽附於處州將胡深深引兵畧瑞安二十四年春深攻温州國珍懼修貢於

太祖且約以大兵取杭即獻土二十六年八月金陵兵圍姑蘇國珍屢假貢獻來覘太祖惡其反覆數之曰昔天下承平爾獨倡亂海隅及天下既亂爾復竊據三郡二十年間朝南暮北送款無常爾過一也吾下婺城介于強敵豈暇圖爾爾自懷疑懼遣子納降吾以誠待爾爾復迭生兵釁爾過二也吾近取錢塘陰畜異志不即歸附覘我虛實爾過三也無釁而生忌爾過四也易交而輕侮爾過五也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連兵構難爾不能料中原事勢泛海納好揚言擊我以張虛聲爾過六也元都與爾隔絕興亡豈得由爾爾自謂遠能應援爾過七也爾兄弟無功於朝無德於民盜據海隅坐邀名爵跋扈萬狀今歸於我又不能善保富貴而欲驅民於鋒鏑爾過八也爾數擾我濱海之民上天好生下民思治爾違天虐民爾過九也爾果有大志宜盡三郡之民與我一決勝負庶幾大丈夫之事今不能此而徒遣數舟鼠偷盜竊爾過十也吾遣兵入浙已擣姑蘇爾乃誘我海



上土豪令其作亂既乃平定爾又匿其首惡爾過  
十一也陳友定姦謀稔惡以致阮德柔自相屠戮  
爾乃陰扇潛結異為聲援吾以誠待爾爾更為詐  
罔爾嘗謂前言為信今日安在爾過十二也吾為  
爾計但當堅持前好則所全必多自求多福惟爾  
圖之國珍不報未幾紹興降於 太祖 太祖責  
其貢糧三十萬仍諭以當早效順國珍亦不聽自  
度兵且至遂為泛海計是歲元太子遣使賜御酒  
龍衣於國珍二十七年是為吳元年姑蘇既下九

月 太祖遣大將湯和將兵渡浙江夜入曹娥夷  
壩通道直抵車廐將逼慶元國珍既封府庫具民  
數使城守者出迎王師自挈妻孥以大舶走海中  
副將朱亮祖入新昌破天台進趨台州方國瑛棄  
城拒戰亮祖攻之急國瑛亦以大舶載妻孥走黃  
巖亮祖遂下諸屬邑十月丙午兵至黃巖國瑛復  
焚解宇入於海時有詹氏婦鄭兵至欲污之不從  
被戮已未亮祖兵至温州破方明善於城南明善  
遜去十一月癸酉復敗明善於盤嶼始國珍登大

舶欲揚帆遠引以避兵鋒而輒不利窘迫不知所  
爲值和亮祖各遣人諭使早降國珍遂率其宗黨  
來降且上表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  
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 陛下覆載生  
成之德久矣安敢自絕於天地切念臣本庸才處  
於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 陛  
下霆轟雷掣至于婺州臣愚以爲天命有在遣子  
入侍于時固知 陛下有今日矣日月中天幸依  
末造而 陛下開誠布公賜以手書歸其質子俾

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  
陛下之賜也逮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朝定  
杭越暮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  
昧而兄弟子姪志慮不齊致煩 陛下興問罪之  
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太軍已至台温令臣計  
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  
封府庫開城郭以俟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爲汎海  
計者昔孝子於其親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臣  
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安敢自絕於天

地故每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陛下萬一震怒天下後世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臣謹昧死奉表伏俟嚴誅表文國珍幕官詹鼎之詞也上覽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因趣其入覲至京師上大喜且讓之曰若來何晚也國珍頓首謝罪上待之特厚每賜宴享與功臣並列方氏既平其僞官悍將二百餘人素爲民巨害者皆徙江淮台溫慶之民始奠枕焉未幾拜國珍廣西左丞仍奉朝請一日侍燕坐不能興輿至家已成末疾矣上數遣中使存問官其子禮爲廣洋衛指揮僉事完爲虎賁所鎮撫姪明謙爲太倉衛指揮僉事上又遣人問所欲言國珍曰臣荷厚恩無尺寸之功而子孫椎魯不知人間事臣所憂者獨此耳幸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而犬馬以報陛下矣遂卒年五十六上爲文祭之皇太子親王及中書省大都督御史臺皆奉旨奠祭國珍且死求葬於京城東之玉山上特許之洪武十一年令

明謙籍其始從戎者爲兵謂之方氏軍哨凡數萬人而明謙驕不法事覺上怒加以剝膚之刑舉宗受戮其犀象珠玉金繒之屬多匿於姻家索之以億萬計皆歸於有司先是黃巖童謠曰楊嶼青出賊精楊嶼素童忽生草木而國珍出竟如謠言方國珍據明州時一女年十八患疽禱延慶寺關王祠遂愈躬往捨幡謝之寺僧作偈用梵語誦於神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未堪攀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與待春深僧意女莫喻而女甚慧聞之恚歸以語父怒捕僧編竹爲籠籠之將投于浮橋急流中國珍曰我亦作一偈送汝曰江南竹巧匠做爲籠留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又泣而訴曰死即死矣再容一言國珍頷之僧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鈎如鑑不臨紅粉面如鈎不上畫簾頭空自惹場愁國珍乃宥之曰饒你弄聰明的小和尚國珍雖不事詩書而措詞亦美又能容人如此

國朝洪武間吾鄞天寧寺有朱道人能幻術每夜

五更神遊都下早朝時乘雲往來空中自言姓名  
朝畢還寺時方曙本體偃然若酣於睡者醒則言  
動如常若此者累月上異其術賜童子十人師事  
之且密命伺其動靜久之不泄有一童子事道人  
甚謹道人愛之謂童子曰我術傳汝切勿食狗肉  
童子即解遂以此言覆上後俟其乘雲來時輒灑  
以狗血其形遂滅上意其術敗即遣人星馳明州  
使至時其形爽果不能返而屍已臥牀數日矣使  
者昇其屍于京焚之揚灰于江

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二儒者同赴召見太祖于  
便殿上問二儒者卿事何業一對曰臣業農上曰  
卿爲農亦知禾麥之節有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  
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上曰禾麥類耳節之不同  
何也對曰禾播種於春至秋而獲凡歷三時故三  
節麥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上曰是能知稼穡之  
艱難者即擢某州知州其一儒對曰臣業醫上曰  
卿爲醫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蜂釀黃  
連花則蜜苦猿猴食菓多則膽甜上曰是能格物

寧波府志卷二十一  
三十一  
者擢爲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臣所業訓蒙  
上曰卿亦有好惡乎對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惡之上曰是能明理者擢爲國子助教

鄞人單仲友居萬壽寺西能詩洪武中徵至南京  
獻詩稱旨因奏本府名同國號請改之上喜曰彼  
處有定海海定則波寧改明州曰寧波府時洪武  
十四年賜仲友還鄉考終於家

國初錢唐象山人豐頤偉軀身長七尺膂力過人  
一食可斗粟值 太祖登極唐以賦詩走京師獻

頌闕下授刑部尚書一日侍慶成讌上知其能食  
命光祿寺特賜茶飯猪羊各半體及餘饌唐盡食  
之宴畢據鞍上馬忽腹中作裂帛之聲左右意其  
腸斷也上聞之次早謝恩無恙上詢其故對云臣  
平生未嘗飽昨承恩賜始得一飽響而斷者乃束  
腹皮帶也後賜宴必一人兼十人之饌

張迥有四子曰叔謙曰叔誼曰叔誣曰叔謨叔謙  
俊爽魁傑通書史有才諳由衛史上督府掾廉潔  
不污自號冰壺生豪於縉紳間已遂謝不就仕上

官諭其行能委署慈谿奉化二縣至今稱廉明焉  
兄弟彬彬爲高尚事出則潔衣裘飾鞍馬交豪貴  
人昏冠祭埋非古禮不御門戶乃翹然大矣又肫  
肫孝友庭無間言終其身不異產時舍南蓮花盛  
開有一幹兩葩或三四葩者縉紳學士咸歌詠以  
爲瑞徵云於時有四老人於督府有私怨乃囊牘  
至京擊登聞鼓訟張氏適 高皇帝不豫皇太孫  
監國懲創殺戮則召諸老人問曰爾所奏張氏前  
後濠河有如我城濠否擊銅鑼號令里中有如親

軍禁鑼否架違式房屋有如我殿門高大否皆對  
曰無之 皇太孫曰夫南方多火患故掘濠厭火  
多虎狼故出入鳴鑼多生男女故多架房屋是足  
行誅乎及訊諸所奏皆無狀乃抵奏於地逐諸老  
人又里中有張道全者錐刀人也善把持長短里  
中人無不懾懾恐爭饋雞酒米貨者而督府兄弟  
獨不饋雞酒米貨反更折辱之道全銜至骨乃捃  
撫僭踰事奏之時 高皇帝方翦剷豪民以立威  
得奏怒差錦衣千戶來勘且籍其家督府兄弟恐

則盡出金帛行賂於毘陵緩其行毀撤其房屋踰飾者千戶至勘與奏反言道全奏無狀會高皇帝晏駕家遂免於禍

鄞徐安洪武中由人材任山東濟南府知府繼調鳳陽壬午靖難兵由淮陽進金陵上微服間道從靈壁出鳳陽安謀知拆橋梁淨舟楫以守上獲一漁舟始得渡河後入正大統安遂歸田踰年詔舉遺逸有司以安對遂命復任鳳陽蓋嘉其曩日守禦之故也居無何鳳陽諸勲戚劾安不體朝廷親親之義偏護細民奪還莊業上曰我昔到鳳陽尚拆橋矣况若等乎由此謫戍雲南遇赦歸田角巾野服逍遙物表

洪武十九年寧波府知府李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慈谿縣丞秦仲新械仁生至闕下上嘉之陞仲新爲寧波府知府而降仲文爲慈谿縣丞永樂初文皇詔求天下詩僧詣京師時鄞縣延慶大冏應詔適上元節上結鰲山觀燈時應詔者百餘召見傳旨命以鰲山爲題僧遂云鑼鼓喧天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  
三百五  
慶太平燈山萬仞六鰲擎雲間一佛朝金闕海上  
羣仙會玉京錦樹有花春不老銀河無浪月常明  
聖恩特與民同樂敕賜金吾不禁更詩成各進覽  
上見銀河無浪月常明之句獨稱旨即命同坐僧  
惶恐固辭月餘厚賜遣還

鄞鄭阜義字公宜二十三歲時南京會試有豐城  
監生與扶鸞云藩府聲名重邦家氣象新行年逢  
八九天地一閒身又云之子青年氣不凡九重深  
處受恩覃如今若得之官去半世功名只在南後

永樂十年北京殿試舉進士時上親選方面官問  
吏部尚書蹇義小秀才寫兩名來當除鄭山東叅  
政張鸞廣東叅政次日又問兩箇秀才那箇有學  
問蹇以鄭對即調鄭廣東張調山東後鄭任八九  
十七年甫四十歲卒于北京其定命如此

永樂戊戌科定海陳憲登第未幾選御史出按河  
南甚有風裁一婦之夫被人謀死經年未斷乃疑  
獄也憲按其地因禱于神夜夢神告曰斗穀三升  
米便問陳宗禮宗禮其字也晨起據案推之見隣

里排年姓名有康七思之良父曰殺婦之夫者得  
非康七乎其人叩頭請罪卒置之法一郡稱爲神  
明

宣德中有慈谿令亡其姓籍邑以劇黠聞方下車  
視事欲厲威嚴乃進里老戒之曰汝儕知諺云滅  
門刺史破家縣令乎間有桂姓者答曰邑士多習  
詩故吾儕小人唯知豈第君子民之父母他則未  
之前聞也令默然

鄞東鄉民陳仲禮洪武末適遊吳楚晚泊于揚子  
江歲壬午成祖微服由鳳陽來遇陳之舟遂渡  
江抵南京靖難後論功授爵陳求官原籍乃俾世  
襲寧波衛指揮使

景泰元年慈庠士馮彰時中桂琛羅信佳鄭岑五  
人讀書於永明僧舍時有瞽嫗能摸骨言人貴賤  
奇中時當大比士子趨問之少所許可或引至僧  
舍相此五人首遇馮驚曰舉人在此矣繼而時與  
桂競就之連聲曰又得一人又得一人羅則就榻  
臥詫曰此妄語也一相而得三舉子有是哉其三

人強使就榻摸羅生則復驚曰此連科進士也鄭  
最後至摸其腰曰好一條花金帶衆益非笑之未  
幾秋試五人果聯榜羅果連第進士而鄭岑仕山  
東叅政皆如其言張都憲楷因題其堂曰聚奎夏  
大理卿時正爲之記

鄞縣西南四十里有隱士虞德全修身好善於正  
統元年五月六日午時天花如雨飛滿庭中其形  
若米其色如玉積深尺餘七日始化德全日益焚  
香稽首祝天正統四年其二子陸致以歲饑輸粟  
各二千石助賑有司以聞詔賜敕二道旌爲義  
門時郡守鄭公珞親詣其閭乃名其鄉爲天花里  
復作詞以貽之

鄞石田洪常解兵部歸維時鄉縉紳兵部主事嚴  
端憲部主事宗佑太僕丞金湜通判鄒閭理問周  
頌亦謝事相與一時高隱倪光王政宋恢袁德麟  
章珍張憬李端集爲詩社每良時美景輒釘野蔟  
園蔬爲會素衣藜杖散步逍遙人望之神仙也諸  
公皆有文章而金能墨竹及勾勒蘭竹葡萄行書

篆隸皆追古人周頌亦善墨菊春草洪佐于肅愍  
成大功晚脫虎口益以文自娛倪光明易善潛虛  
李端宋恢等皆雅重端方王政頗放號奇猷子諸  
公爲詩各擅所長有風人之致要之皆解外膠畧  
世事當成化弘治之際遭際清平樂以卒歲四方  
聞之蓋比唐香山宋洛社云

奉化董氏女未笄刺綉南牕二燕巢其上女日飯  
之編竹以護其巢乳子羽翼成而去明年來女字  
之如初歷三歲燕去女死又明年燕復來飛遠悲

鳴不已女父母告之曰女已死塚在屋側俄二燕  
去三日不歸翁媪往視女墓側二燕伏塚而死邑  
人異之故名其鄉曰義禽

應承完奉化人始由胄監生舉進士第爲吉安泰  
和令泰和號難治承完至摘罰羣姦不少恕於是  
搖毒肆虐者一旦斂迹民賴以息郡之胥徒來要  
利於民者往往垂橐去不敢出一言然承完質直  
材能不及中庸吃吃每遇事未言而氣已盛民益  
喜之郡益惡其所爲累構陷之承完積不能平輒

舉郡之不律事十數往訴于朝或者曰子訥彼皆  
巨蠹且狡宜少忍之弗聽後意弗能悉白遂死馬  
承完有一馬頗駿逸左右持鞵者數人僅足抑之  
非其主弗得輒乘然自歸承完稍馴郡聞承完死  
即收市其馬以官價償之馬且行闖門數四即返  
執策者盛怒笞之馬輒人立良久流淚如水終不  
可動邑丞躬造馬所諭馬且往馬蹭蹬出門累累  
如也衆皆扼腕比至郡河五里許徘徊返顧悲嘶  
不已遂死水濱牽馬者舁死馬以歸人傳其義

碧洲陸公偁與其仲兒儻素友義少長相依同堂  
而食儻撫諸猶子恩義篤至內外無間言嘗各畜  
一猫猫各產三子皆嚙至堂中乳之每一猫出一  
猫必爲代乳人以爲友愛所感云閣老李公東陽  
爲樂府詩頌之曰猫相乳遽如許但知母子恩不  
復我與汝猫相乳世希有但食乳哺其不知誰是  
母陸家兄弟本同胞提孩挈稚相爲勞和氣感物  
成薰陶吁嗟乎人生胡不如此猫

江東包氏婦黃氏長沙府通判黃惠之女嫠居四

寧波府志卷三  
三十年家有一雛鷺方脫卵一日遂失其母黃氏自  
剗葵屑粟舖飼之晝則起居相隨夜則籠於寢側  
逾數月而鷺輒能解主意遂不忍供賓饌一夕黃  
氏疾作鷺即哀鳴繞牀家人異之置諸堦輒復引  
吭來哀鳴如初黃氏卒既殯復啄柩鳴繞晝夜不  
息如是者凡百日而鷺絕食飲三日竟死柩下黃  
氏子松哀之置竹器坎地瘞之封土名義鷺塚  
柴浩字養吾鄞人女嫁邑庠生任禮試高等渡錢  
塘溺死年十九現夢其父母爲設靈座每入暮聞

其撫几太息聲人或謂其父母曰蒐眷其妻故作  
妖遣之必息父母如其言召媒氏浩至厲聲曰任  
禮吾以汝志希古人烈烈爲聖賢事故遣弱息事  
汝汝死命也何至爲怪汝父母惑于邪說汝鬼有  
靈獨不能使吾女全節邪是夕其妻無疾而卒影  
響遂絕

慈人馮景茂嘗下鄉督農中途遇驟雨有一婦哀  
求附傘馮曰吾雖不忍爾霑濕然嫌疑當遠委傘  
與之而自跳入民舍後乃於其地割田一方立石

亭使行旅雨暘有所休蔭題曰休休亭夜夢神語之曰爾有陰德與爾三銀帶後生子彰武昌同知孫安江都知縣曾孫震御史亭在縣東五里之八都

邊澄慈谿人晚家鄞年十五時聞王荆公祠祈夢有驗澄詣祠禱曰願學一藝立名何者可成遂托宿焉夢鬼卒手教之搏澄自是有絕力已而容山東戲以肩當下坡車車止不行澄亦病傴僂聞少林寺僧以搏名天下托身爲爨下奴三年遂妙悟

搏法一日辭主僧歸主僧念其勞欲教之對曰澄已麓諳其畧試之果出諸學者右後澄行江湖間莫有敵者嘗飲姚江酒市醉忤一力士力士故豪貴子即求澄與角力士比愧忿因闕其黨百餘人圍捕之澄不動直持帨纏奪其槊舉足一奮出羣槊外衆遂投槊伏謝嘗附官舟夜行遇賊澄使舉火迎之即狙擊其魁墮水死乃散去正德間倭奴來貢有善鎗者聞澄名求一角時太守張公津許之倭奴十餘輩各執鎗爭向澄舉扒一麾鎗皆落

後者復鎗圍之澄一作聲直超其圍抽扒擬一二  
倭而弗殺以示巧守嘆曰此亦足爲中國重賞之  
市人不識者或侮之多不較若無伎能人人以是  
多之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得一道者答曰汝向日  
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也遂往明州其術盛行  
後復見得一道者問其故答曰汝前世於明州開  
井故也

鄞民柳英於錢塘旅邸邂逅處州商拉之往彼販  
青筋既而葉宗流盜起路梗不得歸人傳英已遇  
害詢諸處州公幹還者皆曰死矣妻與弟招魂設  
靈席朝暮哭奠踰三月其弟華婦發狂附語曰我  
於某月某日已被賊殺屍無存矣恨吾子幼可析  
烟以杜後患邀二三宗姍歷言平生事無訛曰我  
無別私蓄惟爲縣耆老受人苧布二疋在某箱中  
妻探之果有亦命分其一與弟後一年賊漸勦絕  
英乃生還始知附語咸非真也

寧波衛指揮魏安嘗殺犬劑藥骨投諸犬一黑犬



獨不食啣出掘土埋之其子解時方成童見而義之口占贊曰犬乎義乎犬其人乎人不犬義人乎犬乎

鄞民宋家畜犬夜半狂吠已而長嗥頗以爲怪已而觸戶主起視廚房火炎于棟矣正統間魏指揮家廚房火然及壁犬首撞門若哭主驚起與僕撲滅爲作義犬行云我家有良犬毛色成虎文糠糜撥餒經幾春嗶嗶警夜超凡群主翁朝出當門守主翁暮歸迎巷口一夕厨頭驚火紅觸戶長號報

王翁於呼爾犬猶知豢養恩鄙夫悖德奚足論鄞延慶寺殿脊巢鸛乳三雛善丸擊者俱殺之止逃一雛悲鳴三日不飲不啄忽群鸛至環而飛集而鳴若悲悼然是雛俛仰長號奮入日湖以死劉主事光云中表家得一雄雁與雌鵝交感育卵出雛如雁能飛王義官駢云龍舌朱家畜一雌雁家童執雁足招雄鵝強與之合旣已雁遽狂跳觸地而死人謂雄者苟交鳴者立節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鄞鄭老人夜得惡夢占於善卦者卦云三月十四日巳卯有叵測橫旣宜避匿不出城南潘家外孫也是日邀之家臨水窓中靜誦蓮華經適待夷歐內官使從者放鷹獵於負郭林野鷹逐一禽直入牕內同墜蓮經上老人驚以兩手重按鷹禽俱死從者追及見鷹死執老人于歐內官所痛鞭幾殞發寧波府推官問追鷹價白金八兩乃知橫禍之及不可逃也

寧波醫學孫正科讀書能詩宣德間清軍御史駐

節四明驛驛在月湖中汴東岸陶氏女淫行御史與侍寢少闇通夜舟渡陶女同榻及旦諸屬官入揖承事退止留孫正科立堂下問曰聞汝諳詩汝咏驛景遂口占曰四明仙館絕浮埃隔岸桃花爛熳開春色惱人眠不得夜深舩過月湖來御史赧然少選曰詩不類唐蛙噪耳對曰實景也遽斥之出明日遂行

戎士劉致中鄞人攻書有英氣不肯諛人寧波知府因公帑被偷兒竊銀若干訊捕無踪倣古箬箑

寧波府志卷二十一  
置於門揭云知盜情者密投姓名致中用方紙書  
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守者白之收笥出視  
忸怩而止

寧波府志卷二十一

寧波府志卷二十一

志十八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藝文

司馬氏曰昔魯秉周禮而列國遜休文獻不足仲  
尼傷之古先聖慙錫極建中章軌範物蓋不徒以  
刀筆法禁爲也秦不師古燒詩書以愚黔首六籍  
壞廢學士奔走亡命談者至今傷之漢興稍稍右  
文海內景奮而任奕以文學顯于吾越嗣後衿綉

應風山澤答響斌斌稱鄒魯之邦矣其上者明先  
王之道翼遺經於不墜其次亦發舒物隱綜核事  
情昭徃昔而垂鑒戒擷幽芳以澤性靈雖言人人  
殊其輔于道則一也但緗帙浩繁難以悉括而世  
遠人湮則覆瓿啖蠹者卒將何以表見乎茲故彙  
其篇目以詔後人然志之所列余已不得而詳矣  
博異之士循是而求焉儻以存什口於千百乎  
漢任奕著任子十卷  
吳闕澤著乾象曆數注

晉虞喜著安天論釋毛詩畧註孝經志林三十卷

梁虞荔著鼎錄一卷欵器錄一卷

唐虞世南著北堂書鈔筆髓法一卷

賀知章著入道表一卷

徐浩著書譜古蹟記各一卷

孫郃著卜世論春秋無賢臣論

五代林鼎著文集

宋王致著鄞江集九卷

樓郁著遺集三十卷

袁穀著韻類一百卷

舒亶著元豐聖訓三卷文集百卷

周錡著文集二十卷承宣集一卷明天集一卷六

甲奇書一卷

陳禾著易解春秋解語孟解

汪洙著春秋訓詁一卷

王伯庠著歷山集雲安集宏詞集要夔路圖經簡

序

王庭秀著航海記

周邦彥著清真集

林保中著中興龜鑑文集三十卷

陳顯著平山文藁註論語等書

曹粹中著易解全書

高元之著變離騷九篇春秋義宗百五十卷易詩

論語後漢歷志解各一卷詩三千樵著五百號茶

甘甲乙藁

高閱著春秋集註厚終禮一編

趙敦臨著語孟解詩解書說二禮發微春秋正宗

文藁

朱翌著潛山文集四十卷

俞觀能著孝弟類鑑七卷

魏杞著山房集三十卷三蘇言行編

汪大猷著適齋存稿備忘訓鑒

史浩著文集五十卷論語口義二十卷尚書講義  
二十二卷周官講義十四卷

卜園著論語大意二十卷

高文虎著天官書集註

樓鑰著文集一百二十卷

楊王休著漢雋

楊簡著詩易春秋論語古文孝經傳孔子閒居解

已易輯先聖大訓

王時會著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辨疑數百卷泰  
菴存稿三十卷

史彌大著衍極圖說易學指要朴語二篇世家二  
篇鏡菴叢書朴齋外集

王時敘著聞見因筆淮鹽論詩文集二十卷

舒璘著詩學發微詩禮講解

胡謙著易說易林

袁燮著書鈔十卷

胡誼著尚書釋疑十卷觀省禱著二十卷

高似孫著緯畧騷畧

陳卓著玉堂西掖制藁三十卷菊坡集十卷

樓昉著中興小傳一百篇

張處著月令解十二卷

卞大亨著松隱集二十卷尚書類數二十卷改註

杜詩三十卷傳信方一百卷

桂萬榮著棠陰比事

趙善湘著周易約說春秋三傳通義詩文百卷

王宗道著易說指圖十卷二禮說七卷書說六卷

觀頤悟言一卷讀詩臆說十卷禱錄二卷詩文五

十卷

袁甫著孝說孟子解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柘錄

應籛著建章集

王撝修輿服志六卷

舒津著續蒙求尚書解春秋集註十七史綱目

舒澣著易釋二十卷繫辭釋三卷讀史隨筆五卷

心書六卷

黃應春著詩說

竺大年著禮記訂義

王應麟著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掖

垣類藁二十二卷詩考五卷詩地理考六卷漢藝

文志攷證十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

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

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註急就篇六卷補註王會

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四卷詞學指南四卷

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

涉制考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王應鳳著默齋藁訂正三輔黃圖諸書

陳著著歷代統紀本堂集九十五卷

黃震著日抄百卷春秋集解禮記集傳古今紀要

薛朋龜著薛衡州集

劉應時著頤菴稿



黃叔英著懃菴下筆三卷詩文襍著二十卷

李朴著豐清敏公遺事一卷

黃玠著弁山集知非藁纂韻錄唐詩選

元戴表元著剡元集

任士林著中易論語指要松鄉文集

臧夢解著周官考三卷春秋微一卷

袁桷著文集五十卷易春秋二解

程端禮著進學規畏齋文集

程端學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

問十卷

鄭芳叔著文集三十三卷

王惟賢著春秋旨要十二卷

王厚孫著遂初集三十卷

孫庚著雪磯集

鄭奕夫著論語本義中庸大學章旨衍桂堂集

劉希賢著春秋比事鉅窩類藁

史公挺著蓬廬藁易演義象數發揮

姚應鳳著訥軒藁

顧潤著釋圖一說約六十三圖徵二十一希言二十四事剡六十二治要十八體卦八解八辯十二議二十四傳七記論序文銘各三襍著十八賦六騷十九襍詩三百二十合三十卷名守齋類藁

陳子翬著思剡集

袁士元著書林外集

馬易之著金臺集海雲清嘯集

陳桎著敷筆記二百卷通鑑續編

國朝錢唐著孔子釋奠孟子配享議

桂彥良著清節集清溪集柱笏集老拙集和陶詩

春和詠

俞士吉著櫟菴自貽藁

黃思銘著東谷詩集

應履平著東軒集

豐寅初著古易畧說

烏斯道著秋吟藁春草齋集

張得中著思牧集書圃擷英

鄭駒著四明文獻集傳集說集論襍著詩文六十

卷

顧慤著充然子集

王桓著明白先生集

傅淳著洪範敷言性理叢說大學補畧視志藁

桂同德著容齋集

鄭本忠著安分集

姚伯良著芸牕藁小學諷詠補遺

葉銘臻著詩集二卷家居集三卷

袁珙著柳莊詩集

袁珪著清白集

陳恭著閩中藁

王彥修著懶顛集

謝瑾著蝸濡集

袁學著雙桂集

臧性著鄞陽藁栢臺藁

時銘著夢墨藁

王淮著大慚藁

李文顯著禮記講意

崔植禠著文集

袁忠徹著鳳池吟藁符臺外集拙休藁

徐惟超著姑溪集柳軒集

宋琰著拙菴學言集

丁鶴年著海巢集

張庸著全歸集

李善著崇陽藁

張楷著陝西紀行輕候集百琴操四書糠粃大明律解律條撮要廣事物紀武經小學

戴安仲著歸田集

王賓著書隱西上南游等集

夏時正著瀛嶼藁一卷家禮四卷禠詩文

李孝謙著經書問難通鑑考證許心百忍箴註急就章解四明文獻錄四明名賢記長律英華藁中

林集

黃潤玉著儀禮戴記附註經書補註學庸通旨考定深衣古制寧波簡要志道德經陰符經註孫子兵法註南山錄南山藁

蔡錫著買山藁

楊範著四書直說道統言行集栖芸藁詠物百詩

菊花百詠

桂瓊著桑榆藁

錢珏著唐音和藁溪雲藁

胡庚著雲屋集

周翰著文集

戴浩著默菴詩藁

張懋著東臯文集

魏倂著覈文子經書僅晤讀史編聞見類纂小史

茶餘詩話雲松詩畧

豐慶著古易筮法簡菴集

洪常著勉學錄石田藁隨筆考文業考

豐耘著家禮便宜唐詩續音

劉洪著夢軒藁

楊守陳著晉菴藁鏡川藁東觀藁桂坊藁金坡藁

銓部藁五經四書私抄

楊守趾著集程朱議論碧川文抄困學寡聞錄樵

詩文彙

黃隆著南谷彙

嚴端著謙齋彙

章鑑著樂行彙

倪光著味易詩集十二卷

盧瑀著益齋彙

馮厚著洪菴彙中都彙南陽彙測蠡管見春秋甲

論集文翰類選大成凡一百六十三卷

楊文卿著松畦集筆談類彙茗溪集

張昂著歸田藁棟莊集寓鳴集經史訓戒一百卷

洪性著菊泉集

馮忠著松樵集

楊茂元著鳳洲遺藁

洪貫著周易解疑臥遊清嘯錄太白山人藁五十

餘卷

魏英著赧古集

周津著月航集東巡藁

王綸著學庸要旨節齋櫟藁禮部要藁分守要藁

承宣巡撫二藁本草集要名醫雜著

周璋著惜陰論濯纓論

李堂著正學類編四明文獻志革山遺藁

包澤著東川政績十二卷

包沐著四書辯疑尚書解義

李麟著心齋藁六卷

王愷著樂休集

楊子器著琴堂奏草吏部奏藁讀禮備忘家禮從  
宜雲湖讀書記陽嘉山讀禮錄長平襍藁柳桂治

軍襍錄八閩學政記河南分守事宜詠史詩慈谿  
詩選排節宮詞襍詩文

陳槐著金陵百詠論奏遺草星曆辯析半湖集

姚鎮著東泉文集東泉奏議

豐熙著魯詩止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白菴集一  
齋集

張時敏著洞雲藁

張時孜著岫雲藁

王渙著體認持守二箴鳴琴藁西臺奏疏

向錦著寓廉集左氏咏和梅百咏竹坡藁

顧英著四書正義南臺奏藁臺中文議通義節要  
論學新藁發齋集

戴楨著茂軒藁

吳惠著經筵講義北川文集

張琦著白齋集竹里集讀史撮擇

張邦奇著五經說大學傳中庸傳觀光樓集紆玉  
樓集環碧堂集養心亭集靡悔軒集四友亭集

汪玉著二書粹義書經存疑襍錄記敝篋留藁

屠僑著東洲襍藁南雍集

劉滂著儀部要藁春闈條例

王應鵬著閩疏藁東臺藁撫畿藁襍著藁

倪復著易解中庸解正蒙發微皇極經世書通解

鍾律通考閒居漫讀記東巢襍著壺齋問答救災

集議禘祫議濬湖議見聞欄楯觀古錄畏菴存藁

余本著讀易備忘綱目備忘正蒙集解皇極釋義

律呂新書解禮記拾遺周禮考誤家禮考異春秋

傳疑孝經刊誤南湖文錄



華愛著石牕集

戴鑿著中丞集

姚冰著明山集

王相著文集

陸鈇著少石子集十三卷

王杰著經濟摠論十卷

戴璟著通鑑品藻

陳東著後岡集

包梧著白厓集

姚汀著東橋漫稿四卷謫所吟稿二卷

王樾著涉江集徐徐集疏議藁同野遺藁禱著等篇

戴鰲著少山集經濟考畧策學會元

應雲鸞著臨川集經書講意東塘戲音象川禱藁

戴圭著易經大旨四書要畧

張鈇著碧溪詩集南臯詩話郊外農談咏史百絕藁

...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 ...

...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 ...

...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 ...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終

